

十七史詳節

東萊先生隋書詳節目錄

卷之一

帝紀

高祖文帝

煬帝

恭帝

志類

禮儀志

卷之二

志類

音樂志

律曆志

五行志

天文志

卷之三

志類

食貨志

刑法志

百官志

地理志

經籍志

卷之四

志類

經籍志

列傳

李穆崇

梁肅

于義宣徽

豆盧勣

宇文忻

高瑛

蘇威夏

李德林

趙爽

趙芬

長孫平
楊素

蘇若瑟

李雄 劉仁恩

韋世康

柳機

卷之五

列傳

牛弘

宇文慶

元孝矩 裴

長孫晟

韓擒

賀若弼

達奚長儒

賀厲子幹

史萬歲

劉方

盧思道

薛道衡

明克讓

魏澹

許善心

崔仲方

于仲文

段文振

王詔

元巖

劉行本

梁毗

柳彧

趙綽

裴肅

鐵杖

沈光

來護兒

周羅暉

周法尚

慕容三藏

李誇

柳莊

高構

張虔威

房彥謙

卷之六

列傳

虞世基

裴讓

裴矩

楊玄感

李密

誠節傳

皇甫誕

隋

最

游元

馮慈明

張衡

楊善會

劉子翊

亮君素

張

張衡

孝義傳

陸彥師

郭雋

劉士高

翟善林

李德悅

華秋

循吏傳

梁彥光

趙軌

房恭懿

公孫景茂

辛公義

柳徽

敬肅

劉曠

王伽

魏德深

酷吏傳

庫狄士文

趙仲卿

崔弘度

田式

燕榮

元弘嗣

王文同

儒林傳

元善

辛彥之

何妥

房暉遠

劉焯

劉炫

王孝籍

文學傳

劉臻

正貞

虞綽

潘徽

杜正玄

隱逸傳

李士燾

崔廓

徐則

東萊先生隋書詳節目錄終

慎獨齋 劉弘毅 校刊

隋高祖

高祖

高祖文皇帝姓楊氏諱堅弘農華陰人也漢太尉震八代孫鈺仕燕為北平太守鈺生元壽後魏代為武川鎮司馬子孫因家焉皇考從周太祖起義關西賜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國大司空隋國公皇妣呂氏以大統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于馮翊般若寺紫氣充庭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尼將高祖舍于別館躬自撫養皇妣嘗抱高祖忽見頭上角出偏體鱗起皇妣大駭墮高祖于地尼自外入見曰已驚我死致令晚得天下為人龍顏頸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沈深嚴重初入大學雖至親昵不敢狎也周太祖見而歎曰此兒風骨不似代間人帝嘗選善相者趙昭視之昭詭對曰不過作柱國耳繼而陰謂高祖曰公當為天下君必大誅殺而後定善記鄙言其後魏齊隋國公武帝聘高祖長女為皇太子妃益加禮重齊王憲言于帝曰普六茹堅相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曰此止可為將耳內史王軌驟言于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貌有反相帝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高祖甚懼深自晦匿○建德中率水軍三萬破齊師于河榆明年從帝平齊進位柱國宇文憲破齊任城王高澄于冀州除定州總管先是定州城西門久閉不行齊文宣帝時或請開之以便行路帝不許曰當有聖人來歲之及高祖至而開焉莫不驚異轉是州總管宣帝即位以後父徵拜上柱國大司馬大象初轉大冢疑無巡幸恒委居守時帝為刑經聖制其法深刻高祖以法令滋重非興化之道切諫不納高祖但望蓋隆帝頗以為忌帝有四幸姬並為皇后諸家爭寵數相毀

諸帝每忿怒謂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高祖命左右曰若色動即殺之高祖既至容色自若乃止大象二
年五月乙未帝崩○時靜帝幼冲未能親理政事上大夫人鄭詳御正大夫劉貼以高祖皇后之父衆望所
歸遂矯詔引高祖入總朝政都督內外諸軍事周氏諸王在藩者高祖悉恐其生變稱趙王招將嫁女子
突厥為詞以徵之周帝拜高祖假黃鉞左大丞相百官總己而聽焉以正陽宮為丞相府以鄭詳為長史
劉貼為司馬具置僚佐宣帝時刑政苛酷羣心崩駭莫有固志至是高祖大崇惠政法令清簡躬履節儉
天下悅之六月趙王招陳王純趙王達代王盛滕王通並至于長安相州總管尉遲迥自以重臣宿將志
不能平遂舉兵東夏趙魏之士從者若流旬日之間衆至十餘萬又宇文弼以榮州石碣以建州席毗以
沛郡毗弟義羅以兗州皆應迥迥遣子質于陳請援高祖命韋孝寬討之雍州牧畢王賢及趙陳等五王
以天下之望歸高祖因謀作亂高祖執賢斬之遂趙王等之罪因詔五王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用安其心
七月陳將蕭摩訶等寇廣陵吳州總管于顛特擊破之廣陵人杜喬生聚衆反刺史元龜討平之韋孝寬
破尉遲迥于相州傳首闕下餘黨悉平初迥之亂也鄆州總管司馬消難據州響應淮南州縣多同之命
襄州總管王誼討之消難奔陳荆鄂羣蠻乘機作亂命荊州總管賀若誼討平之先是上柱國王諫為益
州總管既見幼主在位政由高祖遂起巴蜀之衆以匡復為詞高祖方以東夏山南為事未遑致討諫進
兵屯劍閣始州至是乃命行軍元帥梁叔平之傳首闕下已蜀險阻人好為亂于是更開平道經劍
閣之路立銘垂誠焉○五王陰謀甚高祖禱酒有以造趙王第欲觀所為趙王伏甲以宴高祖幾危賴
元弼以濟語在宵傳于是誅趙王招趙王威壬子周帝詔授大丞相罷左右丞相之官餘如故十二月甲
子周帝詔進公衛為王周帝以衆望有歸乃下詔禪位于隋一依唐虞漢魏故事
開皇元年二月甲子上自相府常服入宮備禮即皇帝位于靈光殿設壇于南郊遣使祭燎告天是日吉

廟大赦改元京師慶雲見易湖氏官儀依漢魏之舊以柱國相國司馬渤海郡公高顯為尚書左僕射兼納言遣八使巡省風俗丁卯以大將軍金城郡公趙爽為尚書右僕射上開府濟陽侯伊婁彥恭為左武候大將軍己巳以周帝為介國公邑五千戶為隋室靈旅旗車服禮樂一如其舊
三年詔天下勤學行禮

八年冬十月甲子將伐陳有事于太廟命晉王諱秦王俊清河公楊素並為行軍元帥以伐陳于是合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東接滄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有星孛於牽牛十一月車駕發師乙亥幸定城陳師誓衆九年春正月辛未賀若弼拔陳京口韓擒拔陳南豫州癸酉以尚書僕射虞慶則為右衛大將軍景子賀若弼敗陳師于蔣山獲其將蕭摩訶韓擒拔進師入建鄴獲其將任蠻奴獲陳王叔寶陳國平合州三千郡一百縣四百癸巳遣使持節巡撫之

仁壽元年六月遣十六使巡省風俗乙丑詔曰儒學之道訓教生人識父子君臣之義知尊卑長幼之序升之于朝任之以職故能實理時務弘益風範朕撫臨天下思弘德教延集學徒崇建庠序開仕進之路位賢俊之人而國學胄子垂將十數州縣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錄空虛歲時未有德為代範才任國用良由設學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簡省明加獎勵於是國學唯留學七十人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

四年夏四月上不豫七月丁未崩于大寶殿時年六十四○上性嚴重有感容外留朴而內明敏有大略初得政之始群情不附諸子幼弱內有六王之謀外致三方之亂握強兵居重鎮者皆周之舊臣上推以赤心各展其用不踰晷月克定二邊未及十年平一四海薄賦斂輕刑罰內修制度外撫戎夷每旦聽朝日及忘倦居處服玩務存節儉令行禁止上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丈夫不衣綾綺而無金玉之飾常服率多布帛裝帶不過銅鐵以骨角而已雖盡于財至于賞賜有功亦無所愛恠乘輿四出路邊上表者則

駐馬觀自臨問或遣行人探聽風俗吏治得失人問疾苦無不留意嘗過關中飢遺左右視百姓所食深自咎責為之微膳及東拜秦山關中戶口就食洛陽者道路相屬上勅斥候不得輒有驅逼男女麥圃于仗衛之間逢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勉強而去至艱險之處見負擔者遂令左右扶助之具有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仍令使者就家勞問自強不息朝夕孜孜救人庶殷繁裕誠克實雖未能臻于至治亦足稱近代之良主○然天性沈猜素無學術好為小數不達大體故忠臣義士莫得盡心竭詞甚草創元勳及有功諸將謀義罪退罕有存者又不悅持書廢除學校唯婦言是用廢黜諸子逮于暮年持法尤峻喜怒失常過於殺戮嘗令左右送西域朝貢使出玉門關其所經之處或受牧宰小物輒遣驛馬騶馬鞭之屬上聞而大怒又詣武庫見書中無微不治于是執武庫令及諸受遺者出關遠門外親自臨決死者數十人又往往浮令人略道令府吏有受者必死無所寬貸諫者以此少之

史臣曰高祖龍德在田奇表異賈賈明補用故知我者希始以外戚之尊受托孤之任與能之讓未為當時所許是以周室舊臣咸懷憤慨既而王謙固三蜀之阻不諭暮月尉迫舉全齊之衆一戰而亡斯乃非止人謀抑亦天之所贊也乘茲機運遂遷東鼎于時蠻夷稍戢荆揚未一勅勞日異經營四方樓船南邁則金陵失險驍騎北指則單于致塞職方所載並入經理禹貢所圖咸受正朔雖晉武之克平吳會漢宣之推亡固存比義論功不能尚也七德既敷九教已洽要荒咸暨尉候無聲于是躬節儉平徭賦倉庾實法令行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人物殷阜朝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參蹤盛烈○但素無術學不能盡下無寬仁之度有刻薄之資暨乎暮年此風適扇又雅好符瑞愒于大道建彼維城權傳京室皆同帝制靡所適從聽哲婦之言惑邪臣之說窮寵廢嫡托付失所滅父子之道開昆弟之隙縱其尋斧剪伐本枝墳土未乾子孫繼踵屠戮松楸並列

天下已非隋有惜哉逆其良意之源指其亂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煬帝所由來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諸未為不幸也

煬帝

煬皇帝諱廣一名英小字阿摩高祖第二子也開皇元年立為晉王上好學善屬文沉深嚴重矜野厲望高祖密令善相者來和徧視諸子子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也而高祖幸上所居第壯麗器玩多銷絕又有塵埃若不用者以為不好聲妓善之上尤有鸞飾當時稱為仁孝嘗觀獵遇雨左右進油衣上曰士卒皆濡濕我獨衣此乎乃令持去大舉伐陳以上為行軍元帥及陳平執陳州刺史施文慶散騎常侍沈客卿市令湯慧判刑法監徐析尚書都令史貯慧以其邪妄有善于民斬之石闕下以謝三吳于是封府庫資財無所取天下稱賢及太子勇廢立上為皇太子是月當受冊高祖曰吾以大業公成帝業令上出舍大興縣其夜烈風大雪地震山崩民舍皆壞墜死者百餘口仁壽初奉詔巡撫東南是後高祖每避暑仁壽宮恒令上監國高祖崩上即皇帝位于仁壽宮大業元年春正月壬辰朔大赦改元戊申發八使巡省風俗八月壬寅上御龍舟幸江都以左武衛大將軍李景為後軍文武官五品以上給棹楸九品以上給黃綾袖轡相接二百餘里

五年詔天下均田設魚龍曼延宴高昌王

八年春正月辛巳大軍集于涿郡詔曰高麗小醜連昏不恭索聚勃瑊之間薦食遼瀋之境難復漢魏誅戮孽窟暫傾亂離多阻種落還集萃川數于往代播寔繁以迄今勝彼華壤剪為夷類歷年永久惡穢既盈于是親提六師用申九伐在第一軍可鎮方道第二軍可長岑道第三軍可海冥道第四軍可善馬道第五軍可達安道第六軍可南蘇道第七軍可遼東道第八軍可玄兔道第九軍可扶餘道第十軍可朝

鮮道第十一軍可沃沮道第十二軍可樂浪道右第一軍可粘蟬道第二軍可營道第三軍可準彌道
第四軍可臨屯道第五軍可候城道第六軍可提奚道第七軍可踏屯道第八軍可蕭懷道第九軍可碣
石道第十軍可東聯道第十一軍可塔方道第十二軍可義平道凡此衆軍先奉命略駱驛引連抱集平
壤莫非如對如親之勇百戰百勝之雄顏貽則山岳顛顛叱咤則風雲騰舞心德彼同爪牙斯在朕躬馭
元戎為其節度又滄海道軍舟艦千里高颶電逝巨艦雲飛橫斷沮江徑喜平壤摠一百一十三萬三千
八百號二百萬其饒運者倍之矣未第一軍於終四十四日引軍乃盡旌旗亘千里直占出師之盛未之有
也三月癸巳上御師甲子臨戎于遼水橋成成大軍為賊所拒不果濟右屯衛大將軍奉鐵杖武賁將
領文雄益金文等皆死之甲午車駕度遼大戰于東岸擊賊破之進圍遼東乙未大頓見二大鳥高丈餘
鰓身不足游泳自若上異之命王國直并立認項于時諸將各奉旨不殺杜機斯而高麗各城守攻之不
下七月壬寅宇文述奇賊于蘆水右屯衛將軍辛世雄死之九軍並將帥各還奏罪班師

九年楊玄感反于黎陽逼東都十月以納言蘇威為開府後同三司

十年二月詔百僚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辛卯詔曰朕養承寶業君臨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沾孰非
我臣蕞爾高麗僻居荒表臨表狼噬海慢不恭比竊我邊垂侵軼我城鎮是以去歲出軍罪辜磔殲長
蛇于玄菟戮封豕于襄平扶餘衆軍風馳電逝近奔逐其徑踰沮水滄海每得衝賊腹心焚其城郭汚其
宮室高元伏稽首送款軍門辱請入朝歸罪司寇朕以許其改過乃詔班師而長惡靡復安編毒此
而可忍孰不可容便可分命六師百道俱進朕當親執武節臨御諸軍秣馬凡都制兵遼水順天誅于海
外救窮民于倒懸征伐以正之明德以誅之止虐元惡解無所問七月癸丑車駕次陰山鎮甲子高麗遣
使因請降因送斛斯正上大悅八月己巳班師

十三年五月甲子唐公起義師于太原八月辛巳唐公破武牙帥將宋先生于宜喜所之十一月而唐
公入京師辛酉遙尊帝為太上皇立代王侑為帝改元義寧二年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以驍果作
亂入犯宮圍上崩于溫室時年五十○初上自以蕃王次不當立每矯情飾行以釣虛名陰有奪宗之計
時高祖雅信文獻皇后而性忌妾媵皇太子勇內多嬖倖以此失愛帝後庭有子皆不育之亦無私寵取
媚于后大臣用事者傾心與交中使至第無貴賤皆曲承顏色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又
嘗私入宮掖密謀于獻后楊素等因機構扇遂成廢立自高祖大漸毀諒闇之中恭淫無度山陵始就即
事游巡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馬全盛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乃盛治宮室窮極侈靡召募行人分使絕域
諸蕃至者厚加禮賜有不恭命以兵擊之盛典屯田于玉門柳城之外課天下富室益市武馬匹直十餘
萬富強坐是凍餒者十家而九帝性多詭譎所幸之處不欲人知無之一所輒數道置頓四海珍羞殊味
水陸必備焉求市者無遠不至即縣官人競為獻食豐厚者進擢疎儉者獲罪姦吏侵漁內外虛竭所會
冀欲人不聊生于時軍國多務日不暇給帝方驕息惡間政事寬屈不治奏請罕決又猜忌臣下無所專
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構其罪而族滅之故高顯賀若弼先皇心膂參謀帷幄張衡李金才藩邸惟舊績
著經綸或惡其直道或忿其正議求其無形之罪加以劓頭之誅其餘事若盡禮塞塞匪躬無辜無罪橫
必夷戮者不可勝紀政刑弛紊賄賂公行莫敢正言道路以日六軍不息百役繁興行者不歸居者失業
上不恤之也東西游幸靡有定居每以供費不給送收數年之賦所至惟與後宮流連耽湎惟日不足區
宇之內盜賊蜂起剽掠官屠陷城邑近臣互相掩蔽隱賊數不以實對或有言賊多者輒大被詰責各
求苟免上下相蒙每出師徒敗亡相繼戰士盡力必不加賞百姓無辜咸受屠戮羣臣憤怨天下土崩至
于就擒而猶未之悟也

史臣曰煬帝差在弱齡早有令聞南平吾會北却匈奴兄弟之中獨著其為于是矯情飾貌肆厥恣肆
 故得獻后鍾心文皇革慮天方肇亂遂登儲兩踐峻極之崇基承丕顯之麻命也地廣三代威振八紘
 單于頓顙越裳重譯赤反之泉流溢于都內紅腐之粟委積于塞下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厭之欲使
 殷周之制度高秦漢之規模恃才矜己傲視明德內懷險躁外示疑簡威冠服以飾其姦陰諫官以掩
 其過淫荒無度法令滋章教絕四維刑吞五虐鋤誅骨肉屠戮忠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為戮者不知其
 罪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工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遶左徂俱萬里徵稅百端猾吏侵漁人不堪命乃急
 令暴條以撻之嚴刑峻法以臨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內騷然無聊生矣○俄而玄感肇黎陽之
 亂勾奴有鷹門之圍天子方棄中土遠之揚越姦兇乘強弱相陵關梁閉而不通皇輿往而不反如
 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流離道路轉死溝壑十八九焉于是相聚萑蒲蠅毛而起大刺跨州連郡稱帝
 稱王小則千百為羣攻城剽邑茫茫九土並為糜鹿之場慘酷點黎俱死蛇豕之餌四方萬里簡書相
 續猶謂鼠竊狗盜不足為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亂振蟬蛸之羽窮長夜之樂土崩魚爛貫盈惡稔善天
 之下莫匪仇讐左右之人皆為敵國終焉不悟同彼堂夷遂以萬乘之尊死于一夫之手德兆靡感思
 之士九牧無勤王之師子孫同就誅夷骸骨棄而莫掩社稷顛隕本枝殄絕自肇有書契以迄于茲字
 宙崩離生靈塗炭喪身滅國未有若斯之甚也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違傳曰吉凶由人妖
 不妄作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觀隋室之存亡斯言信而有徵矣

恭帝

恭皇帝諱侑元德太子之子也義兵八長安尊煬帝為太上皇帝恭帝

義宣元年十一月壬戌上即皇帝位于大興殿以太尉唐公為假黃龍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尚書

令大本相在封唐王

二年五月上遊位于大營以爲鄰國公武德二年五月南時年十五

史臣曰恭帝年在幼冲遺棄多難一人失德四海土崩羣盜蜂起封狼塞路南巢遂往流燕不歸既而
百六之期躬踐數終之運讓歌有屬望鐘變響雖欲不違彛彛之運其庸可得乎

隋志

禮儀志 正本之一二

唐虞之時祭天之屬爲天禮祭地之屬爲地禮祭宗廟之屬爲人禮故書云帝伯典典朕三禮所以謂於
天地經緯陰陽辨幽蹟而洞幾深通百神而節萬事殷因子夏有所損益旁垂祗訓以勸生靈焉無道
性靈淹滅周公救亂弘制斯文以吉禮敬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以賓禮親賓客以軍禮誅不虔以嘉禮合
姻好謂之五禮成康由之而刑厝不用自犬戎弑后遷周削弱禮失樂微風凋俗弊仲尼預蜡責而歎曰
丘有志焉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于是編禮典樂徵救時弊君棄不顧道廢不行昭公
娶孟子而諱姓楊侯竊女色而傷人故曰婚姻之禮廢則淫僻之罪多矣羣飲而逸不知其非鄉飲酒之
禮廢則爭鬪之獄繁矣魯侯迷五廟之祀漢帝罷三年之制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矣諸侯下堂于
天子五霸召君子河陽朝聘之禮廢則侵凌之漸起矣秦氏以戰勝之威并吞九國盡收其儀禮歸之咸
陽唯採其尊君抑臣以爲時用至于退讓起于趨步忠孝成于動止華靡舉鴻織並隨甚窮狗之棄路
若景甫之遊趙儒林道盡詩書為烟漢高祖既平秦亂初誅項羽拔賞元勳未遑朝制羣臣飲酒爭功武
拔劍擊柱高祖患之叔孫通于是請起朝儀而許焉猶曰度吾能行者為之微習禮容皆知順軌若祖述
文武憲章洙泗則良由不暇自畏之也武帝興典制而愛方術至于鬼神之祭流宕不歸世祖中興明皇

篡位祀明堂製冠冕登靈臺望雲物得其時制百姓悅之而朝廷憲章具來已舊或得之于升平之運或失之于凶荒之年而世或避遯風流訛舛必有人情將移禮意殷周所以異軌秦漢于焉改轍至于增輝風俗廣樹隄防非禮威嚴亦何以高聲山祇之有嵩岱海若之有滄溟飾以涓塵不貽伊敷而高堂生之于所傳禮亦謂之儀弘暢人情粉飾行事洎西京以降用相裁准咸稱當世之美自有周旋之節黃初之詳定朝儀太始之刊除乖謬則宋書言之備矣梁武始命羣儒裁成大典吉禮則明山賓凶禮則嚴植之軍禮則陸種賓禮則賀瑒嘉禮則司馬裝帝又命沈約周捨徐勉何佟之等咸在參詳陳武克平建業多准梁舊仍詔江德藻沈洙沈文阿劉師知等或因行事隨時取捨後齊則陽休之元脩伯玉晞熊安主在周則蘇綽盧辯宇文敞並習于儀禮者也平章國典以為時用高祖命牛弘辛彦之等採梁及北齊儀注以為五禮云

禮曰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所以配上帝也秦人篤六籍以為煨燼祭天之禮藏缺儒者各守其所見物而為之義焉一云祀天之數終歲有九祭地之數一歲有二圓丘方澤三年一行若圓丘方澤之年祭天有九祭地有二若天不通圓丘之祭終歲有八地不通方澤之祭終歲有一此則鄭學之所宗也一云唯有昊天無五精之帝而一天歲二祭壇位唯一圓丘之祭即是南效南效之祭即是圓丘日南至其上以祭天春又一祭以祈農事謂之二祀無別天也五時迎氣皆是祭五行之人帝太皞之屬非祭天也天稱皇天亦稱上帝亦直稱帝五行人帝亦得稱上帝但不得稱天故五時迎氣及文武配祭明堂皆祭人帝非祭天也此則王學之所宗也○梁陳以降以迄于隋議者各宗所師故郊丘互有變易天監三年吳操之啓稱傳云啓藝而郊郊應立春之後何佟之議今之郊祭是無昔歲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歲首上辛不拘立春之先後周冬至于圓丘大報天也夏正又郊以祈農事故有啓藝之說自晉太始二年并

圓丘方澤同于二郊是知今之郊禮禮兼祈報不得限以一達也帝曰圓丘自是祭天先農即是祈報但就陽之位故在郊也冬至之夜陽氣起于申子既祭昊天宜在冬至祈報時可依古必須設饗在一郊噴分為二祭自是冬至謂之祀天啓饗名為祈報○何佟之又啓業者感以六奏覆以重單備其文飾施之宗廟今南北二郊儀注有禱既乖尚質謂宜革變博士明山實議以為表記天子親耕漢祚以事上帝蓋明堂之禱耳郊不應禱帝從之五年明山實稱伏鼻制旨周以建子祀天五月祭地殷以建丑祀天六月祭地夏以建寅祀天七月祭地自頃代以來南北二郊同用夏正詔更詳議山實以為二儀專尊三朝慶始同以此日二郊為禋并請迎五帝于郊皆以始祖配饗七年帝以一獻為質三獻則文事天之道理不應然詔下詳議博士陸瑋明山實禮官司馬聚以為宗祧三獻義兼臣下上天之禮主在帝王約理中義一獻為禋自是天地之禮皆一獻始省太尉亞獻光祿終獻○又太常丞王僧崇稱五祀位在北郊圓丘不宜重設帝曰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宜兩從僧崇又曰風伯雨師即箕畢星矣而今南郊祀箕畢二星復祭風師雨師恐繁祀典帝曰箕畢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風師雨師自是箕畢星下禱兩祭非嫌陳制亦以間歲祀天地于南北二郊及文帝天嘉中南郊改以高祖配北郊以德皇帝配太常卿許亨奏曰昔漢武帝云天數五地數五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南北郊內並祀五祀臣接周禮以血祭禮禮五祀鄭玄云陰祀自血起青氣是也五祀五官之神也五神主五行隸于地故典禮沈諸事同為陰祀既非烟燄無闕陽祭故何休云周書五等者法地有五行也五神位在北郊圓丘不宜重設制曰可○亨又奏曰梁武帝議箕畢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風師雨師自是箕畢星下隸非即星也故郊嘗之所皆兩祭之臣按周禮太宗伯之職云然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眾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詩云月離于畢傳滂迄矣如此則風伯雨師即箕畢星矣而今南郊祀箕畢二星復祭風伯雨師恐乘祀典制曰若郊設星位任即祭

之○亭又奏曰梁儀注云一獻為質三獻為文事天之事故不三獻臣按周禮司樽所言三獻施於宗祧而鄭注一獻施于禘小祀今用小祀之禮施于天神大帝梁武此義為不通矣且樽俎之物依于質文拜獻之禮主于虔敬今請凡郊丘祀事準于宗祧三獻為允制曰依議

明堂在國之陽梁初依宋齊其祀之法猶依齊制禮有不通者武帝使與學者議之舊傳儀準祀帝皆以衮冕至天監七年始造大表而明堂儀注猶云衮服十年儀曹郎朱昇以為禮大表而冕祭昊天上帝五帝亦如之良由天神高遠義須誠質今從況祭五帝理不容文于是改服大裘弁又以為樽俎初獻樽彝明堂質質不應三獻又不應象樽禮云朝踐用太樽鄭云太樽瓦也記又云有虞氏瓦樽此皆在廟所用猶以質素況在明堂禮不容象今請改用瓦樽庶合文質之衷又以為明堂連豆等器皆以彫飾專郊祀貴質改用陶匏宗廟貴文誠宜彫組明堂之禮既方郊為文則不容陶匏比廟為質又不應彫組斟酌二途須存殿衷請改用純漆又以為舊明堂皆用太牢案記云郊用特牲又云天地之牛角觸粟五帝既曰天神理無三牲之祭而毛詩我將篇云祀文王于明堂有維羊維牛之說良由周監二代其義貴文明堂方郊未為極質故特用三牲止為一代之制今斟酌百王義存通典蔬粟之薦雖符周禮而牲牢之用宜遵夏殷請自今明堂止用特牛既合質文之中又見貴誠之義帝並從之○先是帝欲有改作乃下制旨而與羣臣切磋具義制曰明堂准大戴禮九室八牖三十六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玄據援神契亦云上圓下方又云八窗四達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九室之數殊見其理若五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向南則背叶光紀向北則背赤煉怒東向西向又亦如此于事殊未可要且明堂之祭五帝則是總義在郊之祭五帝則是別義宗祀所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是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朱昇以為月令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聽潮之禮既在明堂今若無室則于義成缺制曰

若如鄭玄之義聽朔必在明堂于此則人神混淆莊敬之道有廢春秋云介居二大國之間此言明堂左右个者謂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為三處聽朔既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營域之內明堂之外則有个名故曰明堂左右个也以此而言聽朔之處自在五帝堂之外人神有別義無相二其義是非莫定初尚未改○十二年太常丞虞購復引周禮明堂九尺之筵以為高下俯廣之象堂崇一筵故階高九尺漢家制度猶遵此禮故張衡云度堂以筵者也鄭玄以廟寢三制既同俱應以九尺為度制曰可于是毀木太極殿以其材構明堂十二間是准太廟以中央六間安六座悉南向東第一青帝第二赤帝第三黃帝第四白帝第五黑帝配帝總享五帝在階階東上西向大殿後為小殿五間以為五佐室焉

陳制明堂殿屋十二間中央六間依舊制安六座四方帝各依其方黃帝居坤維而配饗坐依漢法後齊採周官考工記為五室圖據漢三輔黃圖為九室各存其制而竟不立

高祖平陳收羅杞梓郊丘宗社典禮粗備唯明堂未立開皇十三年詔命議之牛弘辛彦之等定議事在弘傳後宇文愷依考工文造明堂本樣置殿視廟五房四達丈尺規矩皆有准憑以獻高祖吳之命有司于郭內安堊里為規兆方欲祭建又命詳定諸儒爭論莫之能決弘等又條經史正文重奏時非議既多久而不定又議罷之及十八年中愷又造明堂議及張奏之煬帝下其議但令于霍山採木而建鄰其役其副道冠終應代祀五方上○中于明堂以享秋在雲壇上而祀

春秋龍見而雲霧則不為怪○四月禮卑則祈雨行十事一理冤獄及失職者二振錄寡孤獨者三省徭輕賦四舉進賢良五黜進貪邪六命貴男女恤怨曠七徹膳羞弛樂懸而不作天子又降法服七日乃祈社稷七日乃祈山林川澤常與重○禮書七七曰乃祈禱廟之主于太廟七日乃祈古采百辟卿士有嘉于

人者七日乃大雲祈上帝編祈而有事者

禮天子每以四立之日及季夏乘玉輅運大旗被大裘各于其方之近郊為祀迎其帝而祭之所謂燔柴于泰壇場地而祭者也春迎靈輿仰者三壽之始也物稟之而生莫不仰其靈德服而畏之也夏迎赤煉怒者火色燥怒其靈炎至明威也秋迎白招拒者招見拒大也其秋時集茂萬物其功大也冬迎叶光紀者叶捨光華紀法也言冬時收捨光華之色伏而藏之也其法也中迎含樞紐者含容也樞紐有開闔之義紐者結也其土德之帝能含容萬物開闔者時紐結有之也然此五帝之號皆以其德而名焉梁陳後齊禮周及隋制度相備皆以其時之日各于其郊迎而以大神之屬五人帝配祭並以五官三辰七宿于其方從祀焉

梁制迎氣以始祖配牲用特牛一其儀同南郊天監八年明山賓為議曰周官祀昊天以大裘祀五帝亦如之項代郊祀之服皆用袞冕是以前奏迎氣祀五帝亦服袞冕惡謂迎氣祀五帝亦宜用大裘禮俱一獻帝從之

晉江左以後乃至宋齊相承始受命之主皆立六廟虛太祖之位宋武初為宋王立廟于彭城但祭高祖已下四世中興二年梁武初為梁公曹文思議天子受命之日便祭七廟諸侯始封即祭五廟祠部郎謝廣等並駁之遂不施禮乃建臺于東城立四觀廟並祀和氏而為五廟告祠之禮並用太牢天監三年何佟之議曰禘于青夏物皆未成故為小禘于秋冬萬物皆成其禮尤大司勳列功臣有六皆祭于大蓋知禘尤大乃反之也禮代禘禮並不及功臣有乖典制宜改訂從之自是禘祭乃及功臣○五年明山賓議禘禘之制祭園唯有三禘一曰穀禘周禮也二曰山岳夏禘也三曰著禘殷禘也徒有義者並無其器且酌東禘之酒以為瑤瓊之寶靈專禘重于獻不容共禘宜禘之器以備大典業禮器有六應春祠夏酌禘

用雞黍鳥糞王以珪璋初禘后以瓊瓚建禘故春夏兩祭俱用二羹今古禮殊無復亞禘止稱其二春夏
雖美秋冬皆美庶惟物備也帝曰雞是金禽亦主巽位但金火相伏用之通夏于巽為疑山賓曰臣愚嘗
不奉明詔則終年乘舛業鳥糞是南方之物則主火位木生于火宜以鳥糞春夏歲曆帝從之

大業元年煬帝欲遵周法營立七廟許善心與褚亮等議曰謹黃禮祀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
而七鄭玄註曰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
則五廟無太祖與二昭二穆而已又據聖者稱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景鄭玄義天子唯立四親
廟并始祖而為五廟以文武為受命之祖特立二祧是為七廟王肅註禮記專尊尊統下故天子七廟諸
侯五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業王肅以為天子七廟是道百代之言又據王制
之文天子六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降二為甚是則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善也而
為七廟有文武是親命為十廟漢諸帝之廟各立無迭毀之義重元帝時高匡衡之徒始議其禮以高
帝為太祖而立四親廟是為五廟唯劉歆以為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降祫以兩之義者善其詳漢書禮
志帝不在數內有功德則宗之不可損為祫也是以漢國禘廟論為禘之儀劉歆博而為兵老成即傳述
為祖于維陽乃立高祖若以上四廟就祖家而為七廟初高祖初為郡學議立親廟四太祖武王高祖
四親之內乃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後代至景初廟乃依王肅更立五世六世祖就四親而為六廟善武
帝禮博議宗祀自文帝以上六世祖在兩廟居而室帝亦序于兩廟文帝并太祖故祭止六也江左中興
滿如禮至于兩廟之儀皆依魏晉事取武帝初受晉命為五世祖侯立親廟四即依禮禮禮禮禮禮禮
相國祭府君六世祖右北平府君止于六廟又按禮廟自太祖以下皆別立廟至于禮禮俱合食于太祖
是以漢禮之初始廟就時宜亦存而祭所用廟與皆舉功德而敬善為是克成乃總立一堂而祭五

吳寧斯則新承墟亂破從約者自此以來因循不變分請依據古典崇建七廟受命之祖宜別立廟祫百代之後為不毀之法

自古帝王之興皆乘五精之氣每易姓而起以致太平必封乎泰山所以告成功也封訖而禘乎梁甫梁甫者泰山之支山卑下者也能以其道配感高德故禘乎梁甫封禘者高厚之謂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尊泰山之高以報天也厚梁甫之基以報地也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于天地若天地之尊高厚故祀曰至者國大事夫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而風凰降靈祝格泰始皇既既生而封泰山禘梁甫其封事皆秘之不可得而傳也漢武帝廣採方士之言造為玉階而編以金編射廣九尺高一丈上尺光武中興軍通其政復舊有過持之禮再登封之儀竟不之行也○開皇十四年羣臣請封禘高祖不納晉王辯不奉百官抗表固請帝命有司單儀注於是乎私等制定其禮泰之帝追述其事曰此事體天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狩因拜岱山耳十五年春行李克州遂以岱嶽為壇如南郊而履克克泰泰禮備法駕而行禮畢遂築香帶壇而祭焉

禮天子以春分朝日于東郊秋分夕月于西郊漢法不備二命于東極郊者以郊春時日出於東東極郊者其夕西向極月觀文禮其類義似家人之事焉以正月朝日于東門之外前史又以為林時及順帝永和元年二月丁亥朝日于東郊八月己丑夕月于西郊始命于古

復周以春分朝日于東門外為壇如其郊朝時性者皆會主有時者來者皆及祀官俱有完其事者青丹因徒亞獻宗伯終獻歸饗于廟五穀夕月於西郊門外為壇中壇如朝日

開皇初子備東為壇如其郊以春分朝日及于西郊為壇於中為壇以秋分夕月於西郊與東同凡人非土不生非土不食土不可無土故以土為壇以土祀之故以封禘為壇

周棄主稷而配焉歲凡再祭蓋春求而秋報列于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然而古今既殊禮亦異制故左社稷而右宗廟者得質之道也右社稷而左宗廟者文之道也梁社稷在太廟西其初蓋晉元帝建武元年所創有太社帝社太稷凡三壇門墻並隨其方色每以仲春仲秋並令郡國縣祠社稷先農縣又兼祀靈星風伯雨師之屬及臘又各祠社稷于壇舊太社唐儀史齊牲司農省牲太祝更謂牲天監四年明山賓議以為案即廟省牲日則廉儀令牽牲太祝令詣牲祭之日則太尉牽牲郊牲云社者神地之道國主社稷蓋寔為重令公卿貴臣親執厥禮而今微史牽牲頗為輕末且司農省牲又非其義太常寔當斯職議以太常丞牽牲餘依明議于是遂定至大同初又加官社並前為五壇焉陳制皆依梁舊而帝社以三牲首餘以骨體薦梁盛為六飯稷以敦稻以牟黃粱以蘆白粱以藎黍以瑚粱以粳又令太史署常以二月八日于署庭中以太宰祠老人星兼祠天皇天帝天一太一月五星鉤陳北極北斗三台二十八宿大人星子孫却四十六坐

後齊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壇于國右每仲春仲秋月之元辰及臘各以一太宰祭焉皇帝親祭則司農卿省牲進熟司空亞獻司農終獻○後周社稷皇帝親祀則冢宰亞獻冢伯終獻

開皇初社稷並列于含光門內之右仲春仲秋吉戊各以一太宰祭焉牲色用黑孟冬下夏又臘祭之州郡縣二仲月並以少牢祭百姓亦各為社又于國城東南七里延興門外為靈星壇立秋後辰令有司祠以一少牢古典有天子東耕儀注左末殿至宋始有其典梁初籍田依宋舊以正月用事不齊不祭天監十二年武帝以為啓墜而耕則在二月節內于是改用二月又國語云王即齋宮與百官御事並齋三日乃有沐浴禳饗之事前代當以耕而不祭故缺此禮國語又云稷臨之太史瓊之則知耕藉應有先農神座兼有詣送耕旨今籍田應散齋七日數齋三日兼于耕所設先農神坐陳薦羞之禮措詞如社稷法者

通二年又移藉田于建康北岸築北城大小列種梨柏使殿及齋宮省如南北郊別有望耕臺在壇東帝親耕畢登此臺以觀公卿之推代又有祈年殿云○北齊藉于帝城東南千畝作祠壇于陌南阡又設御耕壇于陌東陌北

隋制于國南十四里啓夏門外置地千畝為壇孟春辛亥祭先農于其上以后稷配牲用一太牢皇帝服兗冕備法駕乘金根車禮三獻訖因耕司農授耒皇帝三推訖執事者以班五推九推而司徒率其屬終千畝播置九穀納于神倉以擬蒸畝稷粟以餉犧牲云

周禮王后蠶于北郊而漢法皇后蠶于東郊魏遵周禮蠶于北郊吳韋昭制西蠶頌則子孫亦有其禮矣晉太康六年武帝楊皇后蠶于西郊依漢故事江左至宋孝武大明四年始于臺城西白石里為西蠶殿北城置大殿七間又立蠶觀自是有其禮○後齊為蠶坊于京城北之西

後周制皇后乘翠輅率三妃三娥御媛媵三公夫人三孤內子至蠶所以一太牢親祭進奠先蠶西陵氏神禮單降壇昭化嬪亞獻淑嬪終獻因以公桑焉

隋制于宮北三里為壇奉春上巳皇后服鞠衣乘重翟率三夫人九嬪內外命婦以一大牢制幣祭先蠶于壇上用一獻禮自後齊後周及隋其典大抵多依晉儀然亦時有損益矣

禮仲春以玄鳥至之日用太牢祀于高禘漢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為立禰祠于城南祀以特牲因有其祀晉惠帝元康六年禰壇石中破為二詔問石毀今應復不博士議禮無高禰置石之文未知造設所由既已毀破可無改造更下西府博議而東晉議以石在壇上蓋主通也祭器弊則埋而置新今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時此不議爾後得高堂隆故事魏有龍中造立此石詔更鑄石令如舊置高禰壇上埋破石入池一丈深梁太廟北制祠壇西有石曰禰壇漢之末阮瞻中將斬所將陸登以為孝武時

古者天子征伐則宜于社造于祖類于上帝還亦以牲備告梁天監初陸璣議定軍禮連其制帝曰宜者請征討之宜造者稟謀于廟類者奉天時以明伐並明不敢自尊陳幣承命可也璣不能對屢植之又爭之于是皆用牲幣反亦如之

後齊命將出征則太卜詣太廟灼靈龜授鼓旗于廟皇帝陳法駕服冕至廟拜于太祖備告北陣就中階引上將操鉞授柯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又操斧授柯曰從此下至泉將軍制之將軍既受斧鉞對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制臣既受命有鼓旗斧鉞之感願無一言之命于臣帝曰苟利社稷將軍裁之將軍就車戴斧鉞而出皇帝推轂度關曰從此以外將軍制之

古者三年練兵入而振旅至于春秋蒐獮亦以講其事馬孫陳時依宋元嘉二十五年蒐武楊其法置行軍殿于幕府山南岡並設王公百官幕先獵一日遣馬騎布圍右領軍將軍督右左領軍將軍督左大司馬董正諸軍繼日侍中三奏一奏捷一鼓為嚴三嚴訖引僅為小駕由薄皇帝乘馬戎服從者悉絳衫纁黃履蹕鼓吹如常儀獵訖宴會厚勞比較多少殺一人以懲亂法會軍還宮

後齊嘗以季秋皇帝講武于都外有司先萊野為場為二軍進止之節又別擇于北場與為傳總連命將簡士教軍為戰陣之法凡為陣少者在前列長者在後其還則長者在前列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旌旗勇者持鉞鼓刀楯為前行教士次之標者次之弓箭為後行將帥先教士目使習見旌旗指麾之靈發起之意旗旂則跪教士耳使習金鼓動止之節聲鼓則進鳴金則退教士心使知刑罰之苦當驅之利教士手使習持五兵之便戰閱之備教士足使習跪及行列噴泥之塗○前五月皆講兵于場所依方色建旗為和門都陣之中及四角皆建五采牙旗應講武者各集于其軍成鼓一通軍士皆嚴備二通將士實甲三通步軍各為直陣以相俟大將各處軍中立旗鼓下有司陳小駕由薄皇帝乘武舟東華大司馬

介冑乘奉引八行殿百司陪列位定二軍送為客主先舉為客後舉為主從五行相勝法為陣以應之
後齊春蒐禮有司規大防建獲旗以表獲車蒐前一日令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左甄護軍將軍一人督
右甄大司馬一人居中節制諸軍天子陳小駕服通天冠乘木輅詣行宮將青禽服戎服鉞戟者皆嚴武
衛張甄圍旗鼓相望銜枚而進甄常開一方以令三驅圍合更奔騎令曰鳥獸之肉不登于俎者不射皮
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者不射甄合大司馬鳴鼓促圍眾軍鼓噪鳴角至期處而止大司馬屯北柱
門二甄師屯左右旌門天子乘馬從南旌門入親射禽謁者以獲車收禽載還陳于獲旗之北王公以下
以次射禽皆送旗下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中率其屬收禽以寔獲車天子還行宮命有司
每禽擇取三十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其餘即于圍下量鶴將士禮畢改服鉞者鎗刀而還
夏苗秋獮冬狩禮皆同

後周仲春教振旅大司馬建大麾于萊田之所鄉稍之官以拊物鼓鐸鉦鏡各率其人而致誅其後至者
建麾于後表之中以集眾庶質明惟麾誅其不及者乃陳徒騎如戰之陣大司馬北面誓之軍中皆聽鼓
角以為進止之節田之日于所萊之北建旗為和門諸將帥徒騎序入其門有司居門以平其人既入而
分其地險野則徒前而騎後易野則騎前而徒後既陣皆坐乃設驅逆騎有司表路于陣前以太牢祭黃
帝軒轅氏于守地為壇建二旗列五兵于坐側行三獻禮遂蒐田致禽以祭社仲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陣
遂以苗田如蒐法致禽以祀方仲冬教大閱如振旅之陣遂以狩田如蒐法致禽以享蒸焉

後魏每攻戰剋捷欲天下知聞逆書帛建于竿上名為露布其後相因施行開皇中地詔太常卿牛弘太
子庶子裴政撰露布禮及九年平陳元帥晉王以駟上露布部奏請依新禮宣行承詔集百官四方客
使等並赴廣陽門外服朝衣各依其列內史令稱有詔在位者皆拜宣訖拜宣訖拜舞蹈舞者三又拜郡縣

亦同

後齊制新立學必釋奠禮先聖先師每歲春秋二仲常行其禮每月旦祭酒領博士已下及國子諸學生已上太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孔揖顏日出行事而不至者記之為一負制國子寺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年別一行鄉飲酒禮州郡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州郡縣亦每年于學一行鄉飲酒禮

梁元會之禮未明庭燎設文物充庭臺門闕禁衛皆嚴太階東置白獸樽羣臣及諸蕃客並集各從其班而拜侍中奏中藏王公卿尹各執圭璽八拜侍中乃奏外辨皇帝服袞冕乘輿以出皇帝服通天冠升御座王公上壽禮畢尚書騎引計史郡國各一人皆跪受詔侍中增五條詔計史無應詔訖令陳便宜者聽詣白獸樽以次還坐宴樂罷

後齊正日侍中宣詔慰勞州郡國使詔牘雖黃塗飾上寫詔書三計會日侍中依儀勞郡國計吏問刺史太守安不及殺價參苗善惡人聞疾苦又班五條詔書于諸州郡國使人寫以詔牘亦以雌黃塗飾上寫詔書正會日依儀宣示使人歸以告刺史二千石一曰政在止身在愛人去殘賊擇良吏正決獄平徭賦二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其勸率由泰無或煩擾三曰六極之人務加寬養必使生有以自救沒有以自給四曰長吏浮華奉客以求小譽遂末舍本政之所疾宜謹察之五曰人事宜氣于亂奉公外內濁清綱紀不設所宜糾劾正會日侍中黃門宣詔勞諸郡上計勞訖付紙遺陳土宜字有脫誤者呼起席後立書迹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無可取者奪容刀及席既而本曹郎中考其文迹才辭可取者錄牒吏部簡同流外三品敕○後齊每策考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考貢士考功郎中策康良黃帝常服乘輿出坐于朝堂中權為孝各以班草對具有脫誤書監孟浪者起立席後飲墨水脫容刀○仲春令辰陳養老

禮先一日三老五更于國學皇帝進賢冠玄紗袞至慶雍入總章堂司徒以羽儀武賁要車迎三老五更于國學並進賢冠玄服黑烏素帶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皇帝虛躬請受禮畢而還又却下及外州人年七十已上賜鳩杖黃帽

輿輦之別蓋先王之所以列等威也然隨時而變代有不同梁初尚遵舊制其後武帝時議定禮儀乃漸有變革始永明中伏曼容奏宋大明中尚萬秋議金玉二輅並建碧旗象革木輅並建赤旗非時運所上又非五方之色今五輅五牛及五色幡旗並請准舊所尚青色時議所駁不行及天監三年乃改五輅旗同用赤而輅不異以從行運所尚也七年帝曰據禮玉輅以祀金輅以賓而今大祀並乘金輅詔下詳議屬捨以為金輅謂之齋車本不關於祭祀于是改陵廟皆乘玉輅大駕則大僕卿御法駕則奉車即馭其餘四輅則使人執轡以朱絲為之執者武冠朱衣又齊永明制玉輅上施重屋樓寶鳳凰綴金鈴鑄珠璣玉蟬佩四角金龍御玉絲旆又畫麒麟頭于馬首十二年帝皆省之陳承梁末王琳縱火延燒車府至天嘉元年勅劉仲舉議造玉金象革木等五輅及五色副車皆金簿交龍為輿五輅兩箱後皆用玳瑁為趺趨加以金銀雕飾故俗人謂之金鷄車

後魏天興初招儀曹郎董五撰朝饗儀始制軒冕未知古式多違舊章孝文帝時李詔更奏詳定討論經籍議改正之唯備五輅各依方色其餘車輦猶未能具至熙平九年明帝又詔崔光與王延明崔瓚採其議大造車服定制五輅並駕五馬自斯以後條章粗備北齊咸取用焉其後因而著令

周氏設六官置司輅之職以掌公車之政辨其名品與其物色皇帝之輅十有二等一曰蒼輅以祀昊天上帝二曰青輅以祀東方上帝三曰朱輅以祀南方上帝及朝日四曰黃輅以祭地祇中央上帝五曰白輅以祀西方上帝及夕月六曰玄輅以祀北方上帝及歲時祭神州此六輅通海之而已不用他物為飾

旌夏纂夏纓及輶車建物孤卿以下各以其等建旗

旅皇帝曳地諸侯及軺大夫及輶士及軺凡注毛于杠首曰綏折羽曰旒全羽曰旒其旒皇帝諸侯加以
弧踊楬戟方六尺而被之以蔽惟皇帝諸侯輶建馬車之蓋圓以象天與方以相地輪輻三十以象日月
蓋楹二十有八以象列宿設和鑿以節趨行被祺褙以表貴賤其取象也大其彰德也明是以王者尚之
○開皇元年李德林奏周魏輿筆乘制請皆廢毀高祖從之唯留魏太和時儀曹令李詔所制五輶齊天
保所遵用者

玉輶禮祀所用飾以玉白武通云玉輶大輶也周禮中車氏所掌錫鑿纒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旒
大輶禮著其形式上蓋如規象天二十八楹象列星下方輿象地三十幅象一月前視則觀鑿和之聲側
視則觀四時之運昔成湯用而邦祀因有山車之瑞亦謂乘根車○應劭漢宮大輶龍旂畫龍于旂上也
董巴志謂為瑞山車秦謂金根即輶輶矣司馬彪志亦云漢備五輶或謂德車其所駕馬皆如方色唯昔
太常卿擊虞獨疑大輶謂非玉輶擊虞之說理寔可疑而歷代通儒混為玉輶詳其施用義亦不殊左建
太常案釋名日月為常蓋日月于旗端言常明也又云自夏始也吳仲為夏車正加以旂常于是旒就有
差用明尊卑之別也董巴所述全明漢制天子建太常十二旒曳地日月升龍象天明也今之玉輶參用
舊典消息取捨裁其折中以青為質玉飾其末

漢制乘輿邦天祀地禮明堂祠宗廟元會臨軒則黑介幘通天冠平冕俗所謂平天冠者也其制室表朱
綠裏前圓而後方垂白珠十有二旒其衣車上解下衣畫而裳綉衣則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畫以
為績凡十二章○天監七年周捨議詔旨以王者克履宣畫風風以示差降接禮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
養老鄭玄所言皇則是畫風風羽也畫風之員事寔灼然制可○帝曰禮王者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

祀五帝亦如之又云莞席之安而蒲趨囊結之用斯皆至敬無文貴誠重質今郊用陶匏與古不異而大裘蒲結獨不復存其于質敬恐有未盡且一獻為質其劍佩之飾及公卿可著冕服皆具詳定五經博士陸璣等並云祭天猶存掃地之質而服章獨取黼黻為文於義不可今南郊神燔皆用衽席此獨完類未盡質素之理宜以素結為下籍蒲趨為上席又司服云王祀昊天服大裘明諸臣禮不得同自魏以來皆用絮服今請依古更制大裘制可璣等又尋大裘之制唯鄭玄注司服云大裘羔裘也既無所出未可為據案六冕之服皆玄上纁下今宜以玄纁為之其制式如裘其裳以纁皆無文絳冕則無絳詔可

陳永定元年武帝即位徐陵白所定東與御服皆採漢之舊制又以為冕抗後漢周白玉珠晉過江服章多缺遂用珊瑚玉珠飾以翡翠侍中顏和奏今不能備玉珠可用白球從之蕭驥子云白瑛珠是也帝曰形制依此今天下初定務節儉應用絳纁成者並可綠畫金色宜塗珠玉之飾任用蚌也至天加初悉皆易之定令俱依天監舊事

笏中世以公唯八座尚書執笏笏者白筆綴其頭以紫囊裏之其餘公卿但執手版荷紫者以紫生為袂囊綴之服外加于左肩周禮云昔周公員成王制此衣至今以為朝服蕭驥子云名契囊素趙充國傳云張子孺持囊簪事孝武帝張晏云囊契囊也近臣負囊簪從備顧取有所記也

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序緩者所以實佩相承受也又上下施鞞如鞞膝貴賤亦各有珠玉飾之緩者不息佩非兵器鞞非戰儀于是解去佩鞞鳴具鞞綏而已鞞佩既廢秦乃以絲組連結于袂袖相結受又謂之緩漢承用之至明帝始復制佩而漢末又亡絕魏侍中王粲說其形乃履古鳥今之佩鞞所制也自晉左遷中原禮儀多缺後魏天興六年詔有司始制冠冕各依品秩以示等差然未能皆得舊制至太和中方考故寔更造衣冠尚不能周洽及至熙平二年大傅王曄黃門侍郎蕭延祥等奏定五時朝服准

漢故事五郊衣禮各如方色焉及後齊因之河清中改易舊物著今定制云○後周設司服之官掌黃帝十二服祀昊天上帝則蒼衣蒼冕祀東方上帝及朝日則青衣青冕祀南方上帝則朱衣朱冕祭地祇祀中央上帝則黃衣黃冕祀西方上帝及夕月則素衣素冕祀北方上帝祭神州社稷則玄衣玄冕羊先皇如元服納后朝諸侯則象衣裳冕十有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在衣米素羹粉米黼六章在裳凡十二等○高祖初即位將改周制乃下詔曰宣尼制法云行夏之時黼黻之制共遵理無可革然三代所尚衆論多端或以為所建之時或以為所感之瑞或當具行色因以從之今雖夏數得天歷代通用漢尚干赤魏尚干黃驪馬玄牲已弗相踵明不可改建寅歲首常服于黑朕初受天命赤雀儀兼姬國已還于茲六代三正迴復五德相生總以言之並宜火色垂衣已降損益可知尚色雖殊常兼前代其郊丘廟社可依象冕之儀朝會衣裳宜盡用赤昔丹鳥木蓮雖有大白之祺黃星土德遭來黑水之馬在祀與戎其高恆異今之戎服皆可尚黃在外常所著者通用雜色祭祀之服須合禮經宜集通儒史可詳議○裴正奏曰竊見後周制冕加為十二既與前禮數乃不同而色應五行又非典故謹按三代之冠其名各別六等之冕承用區分珠玉五采隨班異飾却無迎氣變色之文唯月令者起于秦代乃有青旗赤玉白駱黑衣與四時而色變全不言之有冕五時冕色禮既無文稽于正典難以經證且後魏以來制度咸缺天典之威尊創鑄修所遺車服多參胡制故魏收論之稱為違古是也周禮因襲將為故事大要承統咸取用之輿輦衣冠甚多迂怪今皇臨革命憲章前代其魏周輦輅不合制者已勅有司盡令除廢然衣冠禮器尚且兼行乃有立夏象衣以赤為質迎秋平冕用白形迹既起典章洵革其謬謹請漢書漢儀志云立春之日京都皆着青衣秋夏悉如其色建于魏晉迎氣五郊行禮之人皆同此制考尋故事唯續從衣色今尚冠及冕色並用玄唯應着幘者任依漢晉制曰可

東萊先生隨書詳節卷一終

音樂志

夫音本於太始而生于人心隨物感動播于形氣形氣既著協于律呂宮商克諧名之為樂樂者樂也聖人因百姓樂之德正之以六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以九歌舞之以八佾聖升平之冠帶王化之原本聖人造樂導迎和氣慈情屏遠之心興起伊者有蒼喬之音伏羲有網罟之詠萬天八閩神農五絃事與功備其來已尚黃帝曰咸池帝嚳曰六英帝顓頊曰五莖帝堯曰大章帝舜曰蕭韶禹曰大夏殷湯曰篔簹王曰武周公曰勺○漢高祖時叔孫通爰定篇章用祠宗廟唐山夫人能楚聲又造房中之樂武帝裁音樂之響定郊丘舊祭頌雜謠非全雅什漢明帝時樂有四品一曰天子樂郊廟上陵之所用焉二曰雅頌樂辟雍鄉射之所用焉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之所用焉其四曰短箫鈞歌樂軍中之所用焉又採百官詩頌以為登歌十月吉辰始用蒸祭黃車之亂正聲咸蕩雅樂即杜夔能曉音樂八音七始靡不兼該魏武平荆州得樂使其刊定雅律魏有先代古樂自趙始也自此迄晉用相因循永嘉之寇盡淪胡羯于是樂人南奔穆皇羅鍾磬符豎北敗孝武獲登歌番氏不綱魏圖將伯道武克中山大武平統萬或得其宮懸或收其古樂于時經營是迫雅器斯廢孝文願為詩教以勗在位謠俗流傳布諸音律大臣馳騁漢魏孝羅宋齊功成魯豫代有制作莫不各揚廟舞自造郊歌宣暢功德輝光當世而穆風易俗浸以陵夷梁武帝本自諸生博通前載未及下車盡先風雅義詔凡百各陳所聞帝又自糾攝前遺載成一代周太祖發跡闡胤躬安戎狄羣臣請功成之樂式遵周舊依三材而命掌承六典而擇文而下武之替豈姬人之唱登歌之奏獨鮮卑之音情動于中亦人心不能已也高祖受命維新八州國實制氏全歸于胡人迎神鋪幣于邊曲及頽何驟請願涉雅音而繼想闕韶去之彌遠若夫二南斯理八風揚節順序

旁通妖淫解棄宮徵流昌朝率舞弘仁義之道安性命之真君子益厚小人無悔非大樂之體其孰能與于此者哉是以舜詠南風而虞帝昌紂歌北鄙而殷王滅大樂不索則王政在焉故錄其不相因襲以備于志○周官大司樂一千三百三十九人漢郊廟及武樂三百八十八人煬帝矜奢頗耽淫曲御史大夫裴繼編知帝情奏括周薛梁陳樂工子弟及人間善聲調者凡三百餘人並付太樂倡優接雜咸來萃止其哀管新聲淫弦巧奏皆出都城之下高聲之舊曲云

梁氏之初樂緣齊舊武帝思弘古樂天監元年遂下詔訪百僚于是沈約奏答曰竊以秦代滅學樂經殘亡至于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採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定傳受常山王禹剡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高不同向別錄有樂歌詩四篇趙氏雅琴七篇師氏雅琴八篇龍氏雅琴百六篇唯此而已秦漢初典章滅絕諸儒摭拾溝渠牆解之間得片簡遺文與禮事相關者即編次以為禮皆非聖人之言月令取呂氏春秋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樂記取公孫尼子禮記殘雅又非方幅典誥之書也禮既是行已經邦之切故前儒不得不補綴以備事用樂書事大而罔綴自非達欽明之主制作之君不見詳漢氏以來主非欽明樂記非人臣急事故言者寡陛下以至聖之德禮樂推之符是宜作樂崇德殿薦上帝而樂書淪亡身兼無所宜選諸生分令尋討諸史百家凡樂事無大小皆別纂錄乃委一儒學撰為樂書以起千載絕文以定大梁之樂使五英懷慙六莖典愧是時對樂者七十八家咸多引流略浩蕩其詞皆言樂之宜改不言改樂之法帝既素善鍾律詳悉傷事遂自制定禮樂又立為四器名之為通通受聲廣九寸宮聲長九尺臨徽高一寸二分每通皆施三絃一曰玄英通二曰青陽通三曰朱明通四曰白藏通因以通聲將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相得中又制為十二笛用笛以寫通聲飲古鐘玉律並周代古鐘並皆不差于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莫不和韻○是時北中郎司馬何佟

之上言周禮王出入則奏王夏尸出入則奏肆夏牲出入則奏昭夏今樂府之夏唯變王夏為皇夏蓋緣秦漢以來稱皇故也而齊氏仍宋儀注迎神奏昭夏皇帝出入奏永至牲出入更奏引牲之樂其為舛誤莫斯之甚詩下禮高既正周禮以為禮王入奏王夏大祭祀與朝會其用樂一也而漢制皇帝在廟奏永至樂朝會之日別有皇夏二樂有異于禮為乖宜際永至還用皇夏之禮尸出入奏肆夏實入大門奏肆夏則所設唯在人神其與迎牲之樂不可濫也宋李先禮頤廟舊則神入廟門適奏昭夏乃以牲牢之樂用接祖考之靈斯皆前代之遺疏當今所宜改也○初宋齊代祀天地祭宗廟准漢祠太一后土盡用宮懸又太常仍賄亦據王肅議云周官以六律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兆庶以安賓客以悅遠人是謂六同一時皆作今六代舞稱分用之不應人心遂依禮議祭祀即廟備六代樂至是帝曰周官分樂饗祀在書止鳴兩懸求之于古無宮懸之議何事人禮縛事神禮簡也天子養象而致敬不文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則以少為貴矣大合樂者是使六律與五聲克諧八音與萬舞合節耳豈謂致鬼神祇用六代樂也其後即言分樂序之以祭以享此乃曉然可也國樂以雅為稱取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也止乎十二則天數也其辭並沈約所製其歌詩二十曲云南郊舞奏黃鐘取陽始化也北郊舞奏林鐘取陰始化也明堂宗廟所尚者敬韃賓是為敬之名復有陰主之義故同奏焉其南北郊明堂宗廟之禮加有登歌今又列其歌詩一十八曲云

鼓吹宋齊並用漢曲又允庭用十六曲高祖乃去四曲留其十二合四時也更制新歌以述功德○天監七年將有事太廟詔曰禮云齋日不樂今親奉始出宮振作鼓吹外可詳議八座丞郎參議請與祝始出鼓吹從而不得還宮如常儀帝從之遂以定制初武帝更造新聲帝自為之詞三曲又令沈約為三曲以被絃管帝既篤敬佛法又制善哉大樂大歡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戒過惡除愛水斷苦轉等十篇名為正

樂皆述佛法又有法樂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唄設無逸大會則為之

陳初武帝詔求齊故事太常卿弘讓奏曰齊氏陳宋咸用元徽舊式宗祀朝享奏樂俱同惟北郊之禮頗有增益是時並用梁樂唯改七室舞詞天嘉元年文帝始定圓丘明堂及宗廟樂五年詔劉平張准定南北郊及明堂儀注改天嘉中所用齊樂盡以韶為名二就位定協律校尉舉厲太樂令跪讚云奏德韶之樂陸神奏通韶雅入出奏黎明肅則失其旨矣推驗載籍初無郊禮宗廟編舞六代之文唯明堂位曰禘祀周公于太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禘而舞大夏納儷之樂于太廟言儷當于天下也夫祭尚于敬無使樂繁禮賤是以季氏違閭而祭繼之以燭有司跛倚其為不敬太矣若依肅議郊既有迎送之樂又有登歌各頌功德備以六代繼之出入方待樂終此則非于仲尼題晏朝之意矣于是不備宮懸不編舞六代逐所應須即設應則非宮非軒非判非特宜以至敬所應施用耳宗廟省迎送之樂以其闕宮靈宅也○又晉及宋齊懸鐘磬大准相似皆十六架黃鐘之宮北方北面編磬起西具東編鐘其東衛太子舞不知何代所作其東鐘太簇之宮東方西面起北蕤賓之宮南方北面起東姑洗之宮西方東面起南所次皆如北面設鐘鼓于四隅懸內四面各有祝故帝曰著晉宋史者皆言太元元嘉四年四廂金石大備今檢樂府只有黃鐘姑洗蕤賓太簇四格而已六律不具何謂四廂備樂之文具義為在于是除去衛鐘設十二鐘各依位而懸其律益一鐘則設編鐘磬各一虛合三十六架植鐘鼓于四隅元正大會備用之乃定郊禮宗廟及三朝之樂以武舞為大壯舞取易云大者壯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也以文舞為大觀舞取易云大觀在上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詔帝入壇及還使嘏奏禮詔帝初再拜舞七德工執干楬曲終復繼出就懸東懸舞凡序工執羽籥歌于天神及太祖之座奏登歌帝飲福酒奏嘉詔就望燎奏教詔其鼓吹雜伎取晉宋之舊徵更附益舊元會有黃龍變文虎師子之類

太建初定制皆廢之至于簪屨屨悉復設焉○及後主嗣位耽荒于酒視朝之外多在宮庭尤重聲樂
造宮女習北方蕭鼓謂之代北酒酣則奏之又于清樂中造黃鸝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臂壽等曲與
幸臣等製其歌詞綺艷相高極于輕薄男女唱和其聲甚哀

齊神武帝遊聲創遷都于鄴猶曰人臣故威遠魏興及文宣初禪尚未改舊章宮懸各設十二鍾鑪于其
長位四面並設編鐘磬各一虛合二十架設建鼓于四隅郊廟朝會同用之其後將有創革尚樂典御祖
琬自言舊在洛下晚知舊樂上書曰魏氏來自雲朔聲有諸華樂操土風未移其俗至道武帝皇始元年
破慕容寶于中山獲晉樂器不知米用皆委棄之天興初吏部郎鄧彥海奏上廟樂創制宮懸而鍾磬不
備樂章既缺難以應通迴歌初用八佾作皇始之舞至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遜之伎置嘉大禮皆雜
用焉比齊所興蓋符堅之末呂光出早西域得胡戎之樂因又改變雜以秦齊所請秦漢樂也至永熙中
錄尚書長孫承業共臣先人太常卿等斟酌編脩戎華兼采至于鍾律煥然大備自古相襲損益可知
今之創制請以為准班固采魏安豐王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樂說而正聲始具宮懸之器仍雜西漢之
曲樂名廣成而舞不立號所謂洛陽舊樂者也武成之時始定四郊宗廟三朝之樂

周太祖迎魏武入關樂聲皆缺恭帝元年平荊州大獲梁氏樂器以屬有司及建六官乃詔曰六樂尚矣
其聲歌之節舞蹈之容喪矣已絕不可得而詳也但方行古人之事可不本于茲乎自宜依準制其歌舞
祀五帝日月星辰于是有司詳定郊廟祀五帝日月星辰用皇帝樂歌大呂舞雲門祭九州社稷水旱嘗
榮用唐堯樂歌應鐘舞大成祀四望享諸侯用虞舜樂歌南呂舞大韶祀四類享辟雍用夏禹樂歌函鍾
舞大夏祭山川用殷湯樂歌小呂舞大獲享宗廟用周武王樂歌夾鍾舞大武皇帝出入奏皇夏嘗出入
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番國客出入奏納夏有功臣出入奏章夏皇后進養奏深見宗室會聚奏獲夏上

酒宴樂奏隊員諸侯相見奏鷺夏黃帝大射歌騶虞諸侯歌狸首大夫歌采芣苢著其文竟末之行也及
閔帝受禪居位日淺明帝踐阼雖華魏氏之樂而未臻雅正天和元年武帝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南北
郊雩壇太廟禘祫俱用六舞于是正定雅音為郊廟樂創造鍾律頗得其宜

開皇二年齊黃門侍郎顏之推上言禮崩樂壞其來自久今太常雅樂並用胡聲請選梁國舊事考尋古
典高祖不從曰梁樂亡國之音奈何違我用耶是時高祖因周樂命工人齊樹提檢校樂成改換聲律益不
能通徹而沛公鄭譯奏止請更脩于是詔牛弘辛彦之何妥等議止樂然淪湮既久音律多乖積年議
不定高祖大怒曰我受天命七年樂府猶歌前代功德邪詔求知音之士集尚書參定音樂譯云考尋樂
府鍾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
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和蓋皆和金譯因作書二十餘篇以明其旨至是譯以其書宣示朝
廷並立議正之時蘇夔亦稱明樂駁譯曰韓詩外傳所載樂聲感入及月今載五音所中並皆有五不言
變宮變徵又春秋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准此而言每宮應立五調不聞更加變宮變徵二調為
七調七調之作所未詳譯答之曰周有七音之律漢書律曆志天地人及四時謂之七始黃鍾為天始
林鍾為地始太簇為人始是為三始姑洗為春蕤賓為夏南呂為秋應鍾為冬是謂四時四時三始是以
為七今若不以二變為調曲則是冬夏聲缺四時不備是故每宮須立七調眾從譯議時以音律久不通
譯等一朝能為之以為樂聲可定而何妥舊以學閨雅為高祖所信高祖素不悅學不知樂安足恥已
宿儒不達譯等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十三律說相為宮又非其七調之意是時魏高祖各立明堂是
非之理紛然淆亂敕令各脩造侍成擇其善者而從之尚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高祖張樂試之遂先
說曰黃鍾者以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高祖曰滔滔和雅甚與我心會因陳用黃鍾一宮不假餘

律高祖大悅班賜等脩樂者自是譚等議廢○牛弘遠因鄭譯之舊又請依古五聲六律旋相為宮雜
樂每宮但一調唯迎氣奏五調謂之五音變樂用七調祭祀施用各依聲律尊卑為次高祖猶憶安言注
弘奏下不許作旋宮之樂但作黃鍾一宮而已故隋代雅樂唯奏黃鍾一宮郊廟專用二調迎氣用五調
舊工更盡其餘聲律皆不復通或有能為懸宥之宮者享祀之際肆之竟無覺者

大業元年煬帝又詔脩高廟樂有司未及陳奏帝又以禮樂之事總付秘書監柳顧言等增多闕里樂器
大益樂員郊廟樂應並令新製帝復難于改作其議竟寢其雅樂鼓吹多依闕里之故雅樂合二十器今
列之如左

金之屬二一日鐃鍾每鍾懸一翼廣各應律呂之音即黃帝所命伶倫鑄十二鍾和五音者也二曰編鍾
小鍾也各應律呂大小以次編而懸之上下皆八合十六鍾懸于一翼廣

石之屬一日磬用玉若石為之懸如編鍾之法

絲之屬四一日琴神農制為五絃周文王加二絃為七者也二曰瑟二十七絃伏羲所作者也三曰筑十
二絃四曰箏十三絃所謂秦聲蒙恬所作者也

竹之屬三一曰簫十六管長二尺舜所造者也二曰箏長尺四寸八孔蘇公所作者也三曰笛凡十二孔
漢武帝時丘仲所作者也京房備五音有七孔以應七聲黃鍾之笛長二尺八寸四分四聲有奇其餘亦
上下相次以為長短

匏之屬二一日笙二曰竽并女媧之所作也笙列管十九于匏內施簧而吹之竽大三十六管
土之屬一日壎六孔畢辛氏之所作也

革之屬五一日建鼓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般人往賁之謂之楬鼓周人懸之謂之懸鼓近代有承鼓

而實之謂之建鼓蓋殷所作也又棊翔鸞于其上不知何代所加或曰鸞也取其聲揚而遠聞或曰鸞鼓
精也越王勾踐擊大鼓于雷門以厭吳昔時移于建康有鸞鸞吃鼓而飛入雲或曰皆非也詩云振振鸞
鸞于飛鼓咽咽醉言歸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頌譽之報飾鼓以鸞存其風流未知孰是實鼓實鼓並八
面雷鼓雷鼓六面路鼓路鼓四面鼓以梓製鼓實其中而手搖之又有箒鼓不知誰所造也

木之屬二一曰柷如桶方二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動之令左右擊以節樂二曰敔如伏獸背有二十七
組錯以竹長尺橫櫟之以止樂為翼展所以懸鐘磬橫曰其飾以鱗屬植曰屨飾以麋及羽屬翼如木板
于上謂之業般人刻其上為紫牙以挂懸周人畫縵為箒鼓之以墜垂五采羽于下樹于篋屬之角近代
又加金博山于篋上垂梳蘇以合采羽五代相因同用之

始齊武平中有魚龍爛漫俳優保德山車臣象拔并種瓜殺馬剝驢等奇怪異端百有餘物名為百戲周
時鄴諺有龍于宣帝奏徵齊散樂人並會京師為之蓋秦角抵之流者也開皇初並放遣之及大業二年
突厥染干來朝煬帝欲誇之總連四方散樂大集東都初于芳華苑積翠池則帝帷宮女觀之有舍利先
采戲于場內須臾跳躍激水滿衢魚鱗騰水人盡魚編覆于地又有大鯨魚噴雲霧日倏忽變成青龍
長七八丈奮躍而出名曰黃龍變又以經轆兩柱相去十丈連二倡女對舞繩上相逐切肩而過歌舞不
輟又為夏育扛鼎取車輪石曰大豐器等各于掌上而跳弄之并二人戴旱具上有舞忽然騰遠而操易
之又神贊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曠古莫備染干大駭之自是皆于太常教習每歲正月為國承鞠留
至十五日于端門外建國門內綠豆八里列為戲場百官起柵來路從守遠旦以縱觀之至臨而罷伎人
皆衣錦繡綵其歌舞者多為婦人服鳴環佩飾以花氍毹者殆三萬人初禳京兆河兩郡比衣服而兩京
繡錦為之中處

有天地焉有人物焉樹司牧以君臨懸政教而序務莫不擬乾坤之大象東中和以建極按影響之幽顯成律呂之精微是用範圍百度裁成萬品昔者淳古草創觀人賴之源女媧笙簧仍昭風律之首後聖廣業指古彌宗伶倫含少乃擅比竹之工虞舜昭華方傳刻玉之美是以書稱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訓以出納五言此皆侯金常而列管馮璠機以運鈞統三極之元紀七衡之響可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故能動天地感鬼神和人心移風俗者也粵在夏商無聞改作其於周禮典同則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景王鑄鐘問律於冷州鳩對曰夫律者所以立鈞出度鈞有五則權衡規矩準繩成備及秦氏滅學其道浸微○漢室初興丞相張蒼首言律未能審備孝武帝創置協律之官司馬遷言律呂相生之次矣詳及王莽之際考論音律劉歆條奏班固因志之蔡邕又記建武以後言律呂者司馬紹統採而續之夷厯將終而天下大亂樂工散亡器法湮滅魏武始獲杜夔使定音律夔依當時尺度權備典章及晉武受命遵而不革至泰始十年荀勗奏並新度更鑄律呂元康中勗子藩復嗣其事未及成功屬永嘉之亂中朝典章咸沒於石勒及帝南遷皇度草昧禮容樂器掃地皆盡雖稍加採掇而多所淪胥終于恭帝竟不能備宋錢樂之行京房六十律更增為三百六十梁博士沈重述其名數後魏周齊時有論者今依班志編錄五代厯律度量以志于篇云

漢志言律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衡權自晉魏已降代有沿革今列其增損之要

備數

傳曰物生而後有象滅而後有數是以言律者言數起於連子黃鍾之律始一而每辰之厯九辰至酉得

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而五數備成為以律法又參之終亥凡歷十二辰得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辰數該矣以為律積以成法除該積得九寸即黃鍾宮律之長也此則數因律起律以數成故可應管萬事經囊氣象其算用竹廣二分長三寸正策三廉積二百一十六枚成六觔乾之策也負策四廉積一百四十四枚成方坤之策也觔方皆經十二天地之大數也是故探歷索隱鈞深致遠莫不用焉一百一十萬所同由也律度量衡歷率其別用也故體有長短檢之以度則不失毫釐物有多少受之以器則不失圭撮量有輕重平以權衡則不失黍絲聲有清濁協以律呂則不失宮商三光運行紀以歷數則不差尋刻事物絲見御之以率則不乘其本故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綜也夫所謂率者有九流焉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米以御交貨變易三曰粟分以御貴賤粟稅四曰少廣以御積蕃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離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綜正圓九曰勾股以御高深廣遠皆乘以散之除以聚之齊同以適之今古以貫之則算數之方盡於斯矣古之九數圓周率三圓徑率一其術疏舛自劉歆張衡劉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設新率未臻折衷宋太祖沖之更開密法又設開差幕開差立兼以正圓參之指要精奪異氏之最者也所著之書名為綴術學宮莫能究其深奧是故廢而不理

和聲

傳稱黃帝命伶倫斷竹長三寸九分而吹以為黃鍾之宮曰含少次制十二管以聽鳳鳴以別十二律比雄雌之聲以分律呂上下相生因黃鍾為始虞書云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夏禹受命以聲為律以身為度周禮樂器以十二律為之度數司馬遷律書黃鍾長八寸七分之一太簇長七寸七分二林鐘長五寸七分三應鍾長四寸三分二此樂之三始十二律之本末也班固司馬彪律志黃鍾長九寸聲最濁

太簇長八寸林鍾長六寸應鍾長四寸七分四釐強聲最清鄭玄禮月令注蔡邕月令章句及杜夔荀勗等所論雖尺有增損而十二律之寸數並同漢志京房又以隔八相生一始自黃鍾終於中宮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謂之執始下生去減上下相生終於南事更增四十八律以為六十其依行在辰上生色育隔九編於冬至之後分焉遲內其數遂減應鍾之清宋元嘉中太史鏡樂之因京房南事之餘引而伸之更為三百律終於安運總合舊為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宮徵蕤韻各以次從何承天立法制議云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益是古人簡易之法猶如古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後人改制皆不同焉而京房不悟謬為六十承天更設新率則從中呂還得黃鍾十二旋宮聲韻無失梁初因晉宋及齊無所改制其後武帝作鍾律緯論前代得失其略云案律呂京房鄭蔡至蕤賓並上生大呂而班固律曆志至蕤賓仍以次下生若從班義夾鍾唯長三寸七分有奇律若過促則夾鍾之聲成一調中呂復去調半是過於無調仲春孟夏正相長養其氣舒緩不容短促求聲索實班義為乘鄭玄又以陰陽六位次第相生若如玄義陰陽相逐生者止是升陽其降陽復將何寄就筭數而論乾主甲壬而左行坤主乙癸而右行故陰陽得有升降之義陰陽從行者真性也六位升降者象數也今鄭延執象數以配真性故言理而理窮云九六相生了不釋十二氣所以相通鄭之不思亦已明矣按京房六十準依法推迺自無差但律呂所得或五或六此一不例也而分焉上生乃復違內上生感變感變仍復上生分居此二不例也房妙盡陰陽其當有以若非深理難求便是傳者不習比初詳求莫能辨正聊以餘日試推其旨參校舊器及古夾鍾玉律更制新尺以證分毫制為四器名之為通通施三節傳推月氣悉無差舛即以夾鍾玉律命之則還相中又制為十二笛以寫通聲云云○西魏又詔尚書蘇綽詳正音律綽時得宋尺以定諸管草創未就事竟不行後樞太倉得古玉斗案以造律及衡其事又多湮沒至開皇初詔太常

牛弘議定律呂於是乃得徵學者序論其法久未能決遇平江石得陳氏律官十有二枚並以付弘遠曉
音律者陳山陽太守毛爽及太樂令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節氣作律譜弘又取此管吹而定聲既天下
一統異代器物皆異樂府曉音律者頗議考數以定鍾律更造樂器以被皇夏十四曲高祖與朝賢聽之
曰此聲滯澁知惟令人舒緩然萬物人事非五行不生非五行不成非五行不滅故五音用火尺其事火
重用金尺則兵用木尺則喪用土尺則亂用水尺則律呂合調天下和平魏及周齊貪布帛長度故用土
尺今此樂聲是用水尺江東尺短於土長於水俗間不知者見玉作名為玉尺見鐵作名為鐵尺詔施用
水尺律樂其前代金石並鑄毀之以息物議

候氣

後齊神武荊府田曹參軍信都芳深有巧思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話即指天曰孟春之氣至
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為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
扇自動他扇並任與管灰相應若符契焉開皇九年平陳後高祖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節氣
依古於三重密屋之內以木為案十二有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位置于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
地中實葭茅之灰以輕縷素覆律曰每具月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于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
有多少或初八月其氣即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雙飛少許者高
祖異之以問牛弘弘對曰灰飛半出為和氣吹灰全出為猛氣吹灰不能出為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
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高祖駭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別而有異也今十二月律於一
歲內應並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甚也弘不能對今爽等單定其法爽因稽諸故實者于篇名曰律
譜其略云臣爽素後漢尺度稍長魏代杜夔亦制律呂以之候氣灰悉不飛昔光祿大夫荀勗得古銅管

枚叟所制長古四分方知不調事由其誤矣乃依周禮更造古尺用之定管聲韻始調左晉之後漸又訛謬至梁武帝時猶有汲冢王律來蒼梧時續為橫吹然其長短厚薄大體具存今正十二管在太樂者陽下生陰始於黃鍾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一歲之氣畢於此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終於南事六十律候畢於此矣仲冬之月律中黃鍾黃鍾者首於冬至至陽之始也應天之數而長九寸十一月氣至則黃鍾之律應所以宣養六氣緝和九德也自此之後並用京房律準長短宮徵次日而用凡十二律各有所攝引而伸之至于六十亦由八卦衍而重之以為六十四也相生者相變始黃鍾之管下生林鍾以陽生陰故變也相攝者相通如中呂之管攝於物應以母權子故相變者異時而各應相連者同月而應應有早晚者非正律氣乃子律相感寄母中應也其律大業末於江都淪喪

律直日

宋錢樂之因京房南事之餘更生三百律至梁博士沈重鍾律議曰易以三百六十策當春之日此律應之數也淮南子云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律應之數也天地之道也此則自古而然矣重乃依淮南本數用京房之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月之本律以為一部以一部律數為母以中氣所有日為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各一律所建日辰分數也

審度

史記曰夏禹以身為度以脊為律禮記曰丈夫布手為尺周官云璧羨起度鄭司農云羨長也此璧徑尺以起度量易辨通卦驗十馬尾為一分淮南子云秋分而禾刺定刺定而禾熟律數十二刺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刺者禾穗芒也說苑云度量權衡以粟生一粟為一分孫子算術云蠶所生吐絲為忽十忽為秒十秒為毫十毫為釐十釐為分此皆起度之源其文并互唯漢志度者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

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為黃鍾之長一黍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十丈為一引而五度審矣後之作皆憑此說以度量權衡並因秬黍散為諸法其率可通故也
黍有大小之差年有豐耗之異米伐量校每有不同

開皇初調鍾律尺及平陳後調鍾律水尺此宋代人間所用尺傳入齊梁陳以制樂律與晉後尺及梁時俗尺劉曜渾儀尺略相依近當由人間相用增損訛替之所致也○周建德六年平齊後即以此同律度量頒于天下其後宣帝時達奚震及牛弘等議曰竊惟權衡度量經邦懋誠須詳求故實考校得衷謹尋今之鐵尺是太祖遺尚書蘇綽所造當時檢勘用為前周之尺雖具長短與宋尺符同即以調鍾律並用均田度地今以上黨羊頭山秦依漢書律曆志度之若以大者繩累依數滿尺實於黃鍾之律須據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復小稀實於黃鍾之律不動而滿計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善其鐵尺終有一會且上黨之黍有異他鄉其色至為其形圓重用之為量定不徒然正以時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之異取黍大小未必得中案許慎解秬黍體大本異於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滿尺即是會古實籥之外餘十餘此恐圓徑或差造律未妙就如撼動取滿論理亦通今勘周漢古鐵大小有合宋氏渾儀尺度無舛又依注南畝粟十二成寸明先王法度索隱鉤深以律計分義無差異漢書食貨志黃金方寸其重一斤今鑄金校驗尺為近依文擇理符會處多且平齊之始已用宣布今因而為定彌合時宜至於玉尺累黍以廣為長累既有割甯復不滿尋訪古今恐不可用其晉梁尺量過為短小以黍實管彌復不容擇律調聲必致高急且八音克諧明王盛範同律度量者後通規臣等詳校前經斟酌當時事謂用鐵尺於理為便未及詳定高祖受於牛弘卒為之鄭譯何是等久議不決既平陳上以江東樂為善曰此華夏舊聲雖隨俗改變大體猶是古法祖孝孫云平陳後廢周玉尺律使用此鐵尺律以一尺二寸即為市尺

嘉重

梁陳依古秤以古升五升為一斗後周武帝保定元年晉國造倉度古玉升暨五年詔改制銅律度遂致中和累黍積驚同茲玉量與衡度無差准為銅升用頒天下

衡權

案趙書石勒十八年七月造建德殿得圓石狀如水碓其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季氏造續咸詠是王莽時物後魏景時中并州人王顯達獻古銅權一枚上銘八十一字其銘云律權石重四鈞又云黃帝初祖德市于虞虞帝始祖德市于辛歲在大梁龍集戊辰直定天定有人擇土德受正就即真改正建丑長壽隆崇同律度量衡稽當前人龍在巳巳歲次寶沈初班天下萬國永導子子孫孫享傳億年此亦王莽所制也其時太樂令公孫崇依漢志先修稱尺及見此權以新稱稱之重一百二十斤新稱與權合若符契於是付崇調樂孝文時一依漢志作斗尺

夫曆者紀陰陽之通變極往數以知來可以迎日授時先天成務者也洎乎炎帝分八節軒轅建五部少昊以鳳鳥司曆顛頊以南正司天陶唐則分命和仲夏后乃備陳鴻範湯武革命咸率舊章然大曆既殊正朔期革故天子置日官諸侯有日御以和為國以叶三辰至於寒暑晦明之徵陰陽生殺之數啓閉升降之紀消息盈虛之節皆應羅次而不滯遂得該泱生靈環輿天地開物成務敘遠鈞深周德既衰史官廢職時人分釁穢祥莫理秦兼天下頗推五勝自以履水德之端以十月為正○漢氏初興多所未暇百有餘載猶行秦曆至于孝武改用夏正時有古曆六家學者疑其舛謬劉向父子咸加討論班固因之採以為志光武中興未能詳考逮于永平之末乃復改行四分七十餘年儀式方備其後復命劉洪蔡邕共修律曆司為應用之以備班史當塗受命亦有史官韓胡創之於前楊偉繼之於後咸連劉洪之術未及

洪之深妙中左兩晉迭有增損至於西涼亦為非法事迹糾紛未能詳記宋氏元嘉何承天造曆迄于齊末相仍用之梁武初興因循齊舊天監中年方改行宋祖冲之甲子元曆陳武受禪亦無創改後齊文宣用宋景業曆西魏八開行李業興曆建於周武帝乃有甄鸞造甲寅元曆遂參用推步馬大象之初大史上士馬融又上丙寅元曆便即行用迄于開皇四年乃改用張賓曆十七年後行張胃曆至于儀靈今采梁天監以來五代損益之要以著于篇云

後齊文宣受禪命散騎侍郎宋景業叶圖讖造天保曆又有廣平人劉孝孫張孟賓二人同知曆事孟賓受業於張子信並棄舊事更制新法又有趙道嚴準是影之长短定日行之進退更造盈縮以求虧食之期及曆家豫刻日食踈密六月戊申朔太陽虧劉孝孫言食於卯時張孟賓言食於申時鄭言偉董誠言食於申時宋景業言食於巳時至日食乃於卯申之間其言皆不能中西魏八開尚行李業興正光曆法至周明年武成元年始詔有司造周曆於是露門學士明克讓麟趾學士庾季才及諸日者採祖暅舊議通簡南北之術自斯已後頗觀其疎故周齊並時而曆差一日克讓儒者不處日官以書其下于太史及武帝時甄鸞造天和曆大象元年太史上士馬融等又上丙寅元曆其曆術別推八菲會分用陽率四百九十九陰率九每十二月下各有日月蝕轉分推步加減之乃為定蝕大小餘而求加時之正其術施行時高祖作輔方行禪代之事欲以符命曜于天下道士張賓揣知上意有云互相洞曉是曆因欲言有代則之徵又稱上儀表非人臣相由是大被知遇恒在幕府及受禪之初推賓為華州刺史使舉儀同劉暉等依何承天法微加增損四年二月撰成奏上張賓所創之曆既行劉孝孫與冀州秀才劉焯並稱其失言寧無師法刻食不中所駭凡有六條其一云何承天不知分閏之有失而用卜九年之七閏其二云賓年不解宿度之差改而冬至之日守常度其三云連珠合璧七曜類同乃以五星別元其四云賓等唯知

日氣餘分怡盡而為立元之法不知日月不合不成朔旦冬至其五云賓等但守立元定法不須明有進退其六云賓等唯識軒加大餘二十九以為朔不解取日月合會准以為定此六事微妙曆數大綱聖之通術而昧未曉此定管窺之謂也○若乃驗氣定影何氏所優賓等推測去之彌遠合朔順天何氏所劣賓等依據循彼迷蹤蓋是失其青華得其綠沈者也又云魏明帝時有尚書楊偉修景初曆乃上表立義駁難前非云加時後天食不在朔然觀楊偉之意故以合朔為真求能詳之而制其法至宋元嘉中何承天著曆其上表云月行不定或有遲疾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亦非曆之意也然承天本意欲立合朔之術遭皮延宗飾非致難故事不得行至後魏獻帝時有龍宜弟復修延夏之曆又上表云日食不在朔而習之不廢據春秋書食乃天之常期也此三人者前代善曆皆有其意未正其書但曆數所重唯在朔氣朔為朝會之首氣為生長之端朔有告饑之文氣有郊迎之典故孔子命曆而定朔旦冬至以為將來之範今孝孫歷法並按明文以月行遲疾定其合朔欲令食必在朔不在晦二之日也縱使類月三小三大得天之氣大抵其法有三今列之云

第一勘日食證恒在朔引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今以甲子元曆術推算符合不差春秋經書日食三十五二十七日日食經書有朔推與甲子元曆不差八食經書並無朔字左氏傳云不書朔者失之也公羊傳云不言朔者食二日也靈樞傳云不言朔者日晦也今以甲子元曆推算俱是朔日丘明受經夫子於理尤詳公羊從梁皆曉說也

第二勘度差變驗尚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即是曆元之時冬至之日日在危宿合昏之時昴正午案竹書紀年堯元年丙子今以甲子元曆術推算符合堯時冬至之日合昏之時昴正午漢書武帝太初元年丁丑歲落下閏等考定太初曆冬至之日日在牽牛初令以甲子元曆術推算即得壬子末年初爰書時

有異幾又以月食驗以日度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七度宋文帝元嘉十年癸酉歲何承天考驗乾度亦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七度雖言冬至後上三日前後通融只合在斗十七度但元年漢日所在既殊唯晉及宋所在未敢知其度雖有變差至今大隋甲辰之歲考定曆象以稽天道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三度

第三勘氣影長順春歲緯市曆序云惠德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今以甲子元曆術推算得合不差宋書元嘉十年何承天以土圭測影知冬至已差三日詔使付外考驗起元嘉十三年為治畢元嘉二十年八年之中冬至之日恒與影長之日差三日今以甲子元曆術推算得是冬至之日恒與影長之符合不差

于時新曆初頒張賓有見於高祖劉暉附會之說升為太史令二人叶議共短孝孫言其非毀天曆率意迂恠焯又妄相狀證惑亂時人孝孫焯等寬竟以他事斥歇

天文志

若夫法紫微以居中擬明堂而布政依分野而命國體眾星而效官動必順時教不違物故能成變化之道合陰陽之妙爰在庖犧仰觀俯察謂以天之七曜二十八星周於穹圓之度以麗十二位也在天成象云見吉凶五時八序敬姬王之肇跡長星李斗鑿宋人之首亂天意人事同乎影響記曰天子微諸侯借於是師兵吞滅僂休原野秦氏以戰國之餘怙茲凶暴小星交門長彗橫天漢高祖驅駕英雄聖除美善五精從歲七重疊畢含樞會編道不虛行自西京創制多曆年載世祖中興當登取物金行水德祇奉重命玄兆著明天人不遠○昔者榮河獻籙洛星國六主攝範三元克備則星宮之書自帝始焉陽氏使而正重司天北正恭司地帝克乃命羲和夏有昆吾履有巫咸周之史佚宋之子庚魯之梓慎鄭之裨

龜魏有石氏齊有甘公皆能言天文察微變者也漢之傳天數者則唐柳李善之論考武時則有籍伯况
即推尤並能參伍天文發揚善道而河洛圖緯雖有星占星官之名未能盡列後漢張衡為太史令鑄渚
大儀總序經星謂之靈憲其大略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發於天紫宮為帝皇之居大微為五帝之生在
野象物在朝象官居其中央謂之北斗動係於占實司王命四布於方為二十八星日月運行懸示休咎
五緯經次用彰禍福則上天之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
百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動咸得繫命而衡所鑄之圖過亂渾渚滅星官名數今亦不存三國
時吳太史令陳卓始列甘氏石氏巫咸三家星官著於圖錄并注占贊德有二百五十四官一十二百八
十三星并二十八宿及輔官附生一百二十二星德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宋元嘉中太史
令錢樂之所鑄渾天銅儀以朱黑白三色用殊三家而合陳卓之數高祖平陳得善天官者以墳并得宋
氏渾儀之器乃命庾季才等參校圖齊梁陳及祖暅孫僧化官私甚圖刊其大小正彼疎密依準三家星
位以為蓋圖旁屬始分甄表常度并具亦黃二道內外兩規懸象者明躔離依次星之隱顯天黃昭回宛
若穹蒼將為正範以墳為太史令墳博考經書勤於教習自此太史觀生始能識天官場帝又遣宮人四
十人就太史為別詔素无教以星氣業成者建內以參占驗云史臣於觀臺訪渾儀見元魏太史令晁崇
所造者以鐵為之其規有六其外四規常定一象地形二象赤道其簡象二極其內二規可以運轉合用
八尺之管以窺星度周武帝平齊所得隋開皇三年新都初成以置諸觀臺之上大隋因而用焉○馬遷
天官書及班氏所載妖星彗珥雲氣虹霓存其大綱未能備舉自後史官更無紀錄存致傳曰公既視朔
遂登觀臺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神道司存安可証也今略舉其刑名占驗次之經星之本云

天體

古之言天者有三家漢末楊子雲雖蓋天八事以通渾天其一云日之東行循黃道畫中規牽牛矩極北百一十度東并此北極南七十度并百八十度周三徑一二十八宿周天當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其二曰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晝漏五十刻即天蓋轉夜當倍晝今夜亦五十刻何也其三曰日入而生見日出而不見即斗下見日六月不見日六月北斗亦當見六月不見六月今夜當見何也其四曰以蓋圖視天河起斗而東入狼弧間曲如輪令視天河直如繩何也其五曰周天二十八宿以青圖視天星見者當少不見者當多今見與不見等何出入無冬夏兩宿十四星常見不以日長短故見有多少何也其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日託天而旋可謂至高矣縱人目可奪水與景不可奪也今從高上山以水望日日下水下影上行何也其七曰視物近則大遠則小今日與北斗近我而小遠我而大何也其八曰視蓋椽與車輻間近枉輟即密益遠益疎今北極為天杠輟二十八宿為天椽輻以星度度天南方次地星間當數倍今交密何也○其後桓譚鄭玄蔡邕陸績各陳周髀考驗天狀多有所違連梁武帝於長春殿講義別擬天體全同周髀之文蓋立新意以排渾天之論而已宋何承天論渾天象體曰詳尋前說因觀渾儀研求其意有悟天形正圓而水居其半地中高外卑水周其下言四方者東曰暘谷日之所出西曰濛汜日之所入莊子又云北溟有魚化而為鳥將徙於南溟斯亦古之遺說四方皆水證也四方皆水謂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水生於金是故百川發源皆自山出由高趨下歸注於海日為陽精光耀熒熒一夜入水所經焦竭百川歸注足以相補故早不為燥浸不為益晉著作即陽子乘船字廣微以為傍方與上方等傍視則天體存於目故日出時視日大也且夫置器廣庭則函牛之鼎如蓋堂崇十仞則八尺之人猶短物有陵之非形異也夫物有感心形有亂目誠非斷疑定理之主哉仰遊雲以觀日月常動而雲不移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矣

渾天儀

按虞書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攷靈曜所謂觀玉儀之遊昏明主時乃命中星者也璇璣中而星於中為急急則日過其度月不及其宿璇璣未中而星中為舒舒則日不及其度月過其宿璇璣中而星中為調調則風雨時庶草蕃蕪而五穀登萬事康也所言璇璣者謂渾天儀也故春秋文耀鉤云唐免即位羲和立渾儀而先儒或因星官書北斗第二星名璇第三星名璣第五星名玉衡仍七政之言即以爲北斗七星載筆之官莫之或辨史遷班固猶且致疑馬季長創謂璣衡爲渾天儀鄭玄亦云其轉運者爲璣其持正者爲衡皆以玉爲之七政者日月五星也以璣衡視其行度以觀天意也○故王蕃云渾天儀者羲和之舊器積代相傳謂之璣衡其爲用也以察三光以分宿度者也又有渾天象者以著天體以布星辰而渾象之法地當在天中其勢不便故反觀其形地爲外區於已解者無異在內詭狀殊體而合於理可謂奇巧然斯二者以考於天蓋密矣又云古舊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周七尺三寸半而莫知何代所造今案虞書云落下閭爲漢孝武帝於地中轉渾天定時節作泰初曆或其所製也漢孝和帝時太史掾候皆以赤道儀與天度頗有進退以問典星侍詔姚崇等皆曰星圖有規法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器至永元十五年詔賈逵乃始造太史黃道銅儀至桓帝延熹七年太史令張衡更以銅製以四分爲一度周天一丈四尺六寸一分亦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司之者閉戶而唱之以告靈臺之觀天者璣璣所加某星始見其星已中某星今沒密如合符善以古製局小以布星辰相去稠概不得了察張衡所作又復傷大難可轉移善今所作以三分爲一度周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張古法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一減衡法亦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一渾儀法黃赤道各廣一度有半故今所作渾象黃赤道各廣四分半相去七寸二分又云黃赤二道相共交錯其間相去二十四度以兩儀率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

有奇又赤道見者常一百八十二度半彊又南北考之天見者亦一百八十二度半彊是以知天之體圓如彈丸南北極相去一百八十一度半彊也○而陸續所作渾象形如鳥卵以施二道不得如法若使二道同規則其間相去不得滿二十四度若今相去二十四度則黃道當長於赤道又兩極相去不翅八十二度半彊陸續說云天東西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直徑亦然則績意亦以天為正圓也器與言謬頗為乖僻然則渾天儀者其制有環有衡既動靜兼狀以效二儀之情又周旋衡管用考三光之分所以按正宿度準步盈虛求古之道法也則先儒所言圓規徑八尺漢候臺銅儀蔡邕所欲廢伏其下者是也梁華林重雲殿前所置銅儀檢其錫題是偽劉曜光初六年史官承孔挺所造則古之渾儀之法者也而宋御史中丞何承天及太中大夫徐爰各著宋史咸以為即張衡所造其儀略舉天狀而不綴經星七曜魏晉喪亂沈沒西戎義熙十四年宋高祖定咸陽得之梁尚書沈約著宋史亦云然皆失之遠矣後魏道武帝興初命太史令晁崇脩渾儀以觀星象十有餘載至明元永興四年壬子詔造太史候部鐵儀以為渾天法考璇璣之正其銘曰於皇大伐配天比祚赫赫明明聲烈遐布爰造茲器考正宿度貽法後葉永垂典故其製並以銅鐵唯誌星度以銀錯之其餘皆與劉曜儀大同今太史候臺所用也

渾天象

渾天象者其制有機而無衡梁祕府有以木為之其圓如丸其大數圍南北兩頭有軸徧體布二十八宿三家星黃赤二道及天漢等別為橫規環以匡之外高下半之以象地南軸頭入地注於南植以象南極北軸頭出於地上注於北植以象北極正東西運轉昏明中星既其應度分至氣節亦驗在不差而已不如渾儀別有衡管測按日月分步星度者也吳太史令陳苗云先賢制木為儀名曰渾天即此之謂邪由斯而言儀象二器遠不相涉則張衡所造蓋亦止在渾象七曜而何承天莫辨儀象之異亦為乖失宋

文帝以元嘉十三年詔太史更造渾儀太史令錢樂之依案舊說采效儀象埤鏡為之五分為一度經六尺八分少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少地在天內不動立黃赤二道之規南北二極之規牽制二十八宿并斗極星置日月五星於黃道上為之杠軸以象天運昏明中星與天相符梁未置於文德殿前至如斯制以為渾儀則內闕術管以為渾象而地不在外是以參兩法別為一體就器用而求猶渾象之流外內天地之狀不失其位也吳時又有葛衡明達天官能為機巧改作渾天使地居于天中以機動之天動而地止以上應星度則樂之所放迷也到元嘉十七年又作小渾天二分為一度徑二尺二寸周六尺六寸安二十八宿中外官星備足以白青黃等三色珠為三家星其日月五星悉居黃道亦象天運而地至其中宋元嘉所造儀象器開皇九年平陳後並入長安大業初移於東都觀象殿

蓋闕

晉侍中劉智云顛頊造渾儀黃帝為蓋天然此二器皆古之所制但傳說義者失其用耳昔者聖王正曆明時作圖蓋以圖列宿極在其中迴之以觀天象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定日數日行於星紀轉迴右行故圖規之以為日行道故明其四時所在故於春也則以青為道於夏也則以赤為道於秋也則以白為道於冬也則以黑為道四季之末各十八日則以黃為道蓋圖已定仰觀雖明而未可正昏明分晝夜故作渾儀以象天體今按自開皇已後天下一統度量以後魏續渾天儀測七曜盈縮以蓋圖列星坐分黃赤二道距二十八宿分度而莫有更為渾象者矣仁壽四年河間劉焯造皇極曆上獻於東宮論渾天云增環玉衡正天文之器帝王欽若世傳其要漢之孝武詳考律曆則落下闡解于安人等共所營定逮于張衡又尋述作亦其體制不異闕者雖闕制莫存而衡造有器至吳時陸績王蕃並更修鑄續小有異善乃事同宋有錢樂之魏初晁崇等施用鋼鑄小大有殊規模經緯不異善述觀蔡邕月令章句

鄭玄注考靈曜勢同衡法迄今不改焯以愚管留情推測見其數制莫不運爽失之千里差若毫釐天象
一乘餘何可驗况赤黃均度月無出入至所恒定氣不別衡分刻本差輪迴守故其為疎謬不可復言亦
既由理不明致使異家闢出蓋及宣夜三說並駮平所妄穿四天騰沸至當不二理唯一揆豈容天體七
種殊說又影漏去極就渾可推百骸其體本非異物此真已驗彼偽自彰豈謂日未暉燭火不息理有而
闕詎不可悲者也昔蔡邕自朔方上書曰以八尺之儀度知天地之象古有具器而無其書常欲廢伏儀
下素履成數而為立說邕以負罪弼書奏不許雍若蒙許亦必不能邕才不踰張衡術亦豈有遺意也
則有器無書觀不能悟焯今立術改正舊渾又以二至之影定去極得漏并天地高遠星辰運周所宗有
本皆有其率祛今賢臣之惑稽往哲之覆疑蓋若雲披明如霧散為之錯綜數卷已成待得影差議更啟
送○又云周官夏至日影尺有五寸張衡鄭玄王蕃陸續先儒等皆以為影千里差一寸言南戴日下萬
五千里表影正同天高乃異考之算法必為不可寸差千里亦無典說明為意斷事不可依今交愛之州
表北無影討無萬里南過戴日是千里一寸非其實差焯今說渾似道為率道里不定得差乃審既大聖
之年升平之日釐改舊跡所正其時請一水工并解算術士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數百里南北使正
審時以漏平地以繩隨氣至分同日度影得其差率理即可知則大地無所匿其形辰象無所逃其數超
前顯聖効象除疑請勿以人廢言至於大業三年勅請即測影而焯尋平事遂廢之地中
周禮大司徒職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此則渾天之正說立儀象之大本祖禮錯綜經注
以推地中其法曰先驗昏旦定刻漏分辰次乃立儀表於準平之地名曰南表漏刻上水居日之中更立
一表於南表影末名曰中表夜依中表以望北極極而立北表令參相直三表皆以應準定乃觀三表直
者其立表之地即當子午之正三表曲者地偏僻每觀中表以知所偏中表在西則立表處在地中之

西也當更向東求地中取三表直者為地中之正又以春秋二分之日且始出東方半體乃立表於中表之東名曰東表令東表與日及中表參相直是日之夕日入西方半體又立表於中表之西名曰西表亦從中表西望西表及日參相直乃觀三表三表直者即地南北之中也若中表差近南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南中表差近北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北進退南北求三表直正東西者則其地處中居卯酉之正也

晷景

昔者周公測晷景於羊城以參考曆紀其於周禮在大司徒之職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則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然則日為陽精玄象之著然也者生靈因之動息寒暑由其遞代觀陰陽之升降揆天地之高遠正位辨方定時考閏莫近於茲也古法簡略旨趣難究術家考測互有異同先儒皆云夏至立八尺表於陽城其影與土圭等案尚書考靈囿稱日永景尺五寸日短景尺三寸後漢四分曆魏景初曆宋元嘉曆大明祖冲之曆皆與考靈囿同漢魏及宋所都皆別四家曆法候景則齊且緯候所陳恐難依據劉向二分之景直以率推非因表修定其長短然晷景尺丈雖有大較或地域不改而分寸參差或南北殊方而長短雖一蓋術士未能精驗焉古所以致乖今刪其繁雜附於此云○梁天監中祖暅造八尺銅表其下與圭相連圭上為溝置水以取平正揆測日晷求其盈縮至大同十年太史令盧勰又用九尺表格江左之景周自天和以來言曆者紛紛復出亦驗二至之景以考曆之精麤及高祖踐極之後大議造曆張胃之輩明揆測言日長之瑞有詔司存而莫能考決至開皇十九年袁充為太史令欲成實舊事復表曰京房別對曰太平日早次通霸代日行下道伏惟大隋啟運上感乾元景短日長振古希有上臨朝謂百官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今太子新立當須改元

宜取日長之意以為年號由是改開皇二十一年為仁壽元年此後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以日長故也案日徐疾盈縮無常充等以為祥瑞大為議者所厭○又考靈曜周髀張衡靈憲及鄭玄注周官並云日影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案宋元嘉十九年壬午使使往交州測影夏至之日影出表南三寸二分何承天還取陽城云夏至一尺五寸計陽城去交州路當萬里而影實差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差一寸也又梁大同中二至所測以八尺表率取之夏至當一尺一寸七分強後魏信都若注周髀四術稱永平元年戊子當梁天監之七年見洛陽測影又見公孫崇集諸朝士共觀祕書影同是夏至日其中影皆長一尺五寸八分以此推之金陵去洛南北略當千里而影差四寸則二百五十里而影差一寸也况人路迂迴山川登降方於鳥道所校彌多則千里之言未足依也

漏刻

黃帝創觀漏水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其後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其法總以百刻分子晝夜春秋二分晝夜冬十五刻漢興張蒼因循古制猶多疎闕及孝武考定星曆下漏以追天度亦未能盡其理劉向洪範傳記武帝時所用法云冬夏二至之間一百八十餘日晝夜差二十刻大率二至之後九日而增損一刻焉至哀帝時又改用晝夜一百二十刻尋亦廢廢至王莽竊位又遵行之光武之初亦以百刻九日加減法編於甲令為常符漏品至和帝永元十四年霍融上言官曆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曆漏刻隨日南北為長短乃詔用夏曆漏刻依日行黃道去極每差二度四分為增減一刻凡用四十八箭終於魏晉相傳不改宋何承天議造漏法春秋二分昏旦晝夜漏各五十五刻齊及梁初因循不改至天監六年武帝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得八刻仍有餘分乃以晝夜為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馬至大同十年又改用一百八十刻先令祖暅為漏經皆依渾天黃道日行去極遠

近為用箭日率陳文帝天嘉中亦命舍人朱史造漏依古百刻為法周齊因循魏漏晉宋梁大同並以百刻分子晝夜○隋初用周朝尹公正馬顯所造漏經至開皇十四年表充以短影平儀均布十二辰立表隨日影所指辰刻以驗漏水之節充素不曉渾天黃道去極之數苟役私智變改舊章其於施用未為精密開皇十七年張胄玄用後魏渾天鐵儀測知春秋二分日出卯酉之北不正當中與何承天所測頗同仁壽四年劉焯上皇曆有日行遲疾推二十四氣皆有盈縮定日春秋分定日晝夜各五十刻又依渾天黃道驗知冬夏至之間晝夜差一十九刻一百刻之七十二晝夜及焯漏刻並不施用然其法制皆著在曆術推驗加時最為詳審大業初耿詢作古欽器以漏水注之獻于煬帝帝善之因令與宇文愷依後魏道士李蘭所修道家上法稱漏制造稱水漏器以充行後又作候影分箭上水方器置於東都乾陽殿前鼓下司辰又造馬上漏刻以從行辨時刻按日昏下漏刻此二者測天地正儀象之本也尋漏沿革今古大殊故列其差以補前闕

五行志

易以八卦定吉凶則厄獲所以稱聖也書以九疇論休咎則大禹所以為明也春秋以災祥驗行事則仲尼所以垂法也天道以星象廣典則甘石所以先知也是以祥符之花可得而言妖說之占所以徵驗天神則陰陽不測天則欲人遷善均予影響殊致同歸○漢時有伏生董仲舒京房對向之倫能言災異顯斯六經有足觀者對向皆君道得則和氣應休徵生君道違則乖氣應咎徵發夫天有七曜地有五行五事愆違則天地見異況於日月星辰乎況於水火金木土乎若梁武之降號伽藍齊文宣之盤游市叟陳則將山之烏呼曰奈何周則陽武之魚乘空而關隋則無賴帳火夫門關豈唯天道亦曰人妖則祥咎星形于何不空亦有脫略政教乘機辨符崇信巫史重增怨毒懷王善神而秦兵逾遠長弘尚鬼而諸

候不來往者生之靜也欲者心之使也置情假往引類同歸卷乳於空城之側維飛于羅耳之上短長之制既曰由人懸墜崇山同車共軛必有神道裁成倚伏一則以為破臺一則以為休徵故曰德勝不祥而義嚴不祥是以聖王常由德義消伏災咎也

煬帝常從容謂臣世南曰我性不欲人諫若位望通顯而來諫我以求當世之名者猶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於地汝其知之時諫者以為古哲先王之取天下者明四目達四聰懸敢諫之鼓立書誦之本以開言者之路猶恐忠言之不至由是澤敷四海慶流子孫而帝惡直言讎諫士其能久乎

東萊先生隨書詳節卷二終

東萊先生隋書詩即卷之三

隋志

食貨志

王者量地以制邑履地以居人總土地所生料山澤之利式遵行令放殺人時農商趨向各本事業書耕
懸遠有無言稅貨流通咸得其所者也周官太府掌九貢九賦之法王之經用各有等差所謂取之以道
用之有節故能救天災服方外治國安人之大經也爰自軒項至於堯舜皆因其所利而勸之困其所欲
而化之不奪其時不窮其力輕征薄賦此五帝三皇不易之教也古語曰善為人者愛其力而威其財若
使之不以道徵之如不及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昔禹創九等而康歌興周人十一而頌聲作於是東周選
洛諸侯不執魯宣初稅畝鄭產為丘賦先王之制靡有孑遺秦氏起自西戎力王天下驅之以刑罰棄之
以仁恩以太半之收長城絕於地脉以頭會之徵屯戍窮於積外漢高祖承秦弊十五稅一中元繼武
府庫猶殷世宗得之用威維侈開邊擊胡蕭然威營宮宇捫於天漢巡遊跨於海表早殺除道凶年膏沐
戶口以之減半盜賊以之公行於是誦說賦稅異端俱起賦及重亂其至船車先武中興等邊前事成賦
單得足稱經遠靈帝開鴻都之榜通賣官之路公卿州郡各有等差漢之帝科土貢方物帝又遣先帝中
署名為導行天下隋成人受其弊○自魏晉二十一帶宋齊十有五主雖用度有取寡租賦有重輕大抵
不能傾人產棄道關政亂隋文帝既平江表天下大同躬先儉約以事府帑開皇十七年戶口漸繁中外
倉庫無不盈積所有費給不貲經費京師諸屋既充積於麻廡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賦以賜黎元煬帝
嗣守鴻基國家殷富雖雲宏範詳情方聘初遣東都監攝臣履帝者皆屬新親平江左廉以讓陳尚折以
就規事會維翰王洋備禮洛金門東關成球飛觀顏麗雲川樓成雲綺妙備以爲林藪色雲山以爲苑

圍長城御河不計於人力運驢武馬指期於百姓既而一封運庭三駕遠澤飛稜鏡抹水陸交至驛場之所傾賤勞弊之所殫雖復太平不歸而每年興發比屋農家之子多赴於邊陲分離哭泣之聲連雲於州縣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飢餓婦工紡績不足以贖資變九區之內盡初歲動從行宮掖常十萬人所有供須皆仰州縣一切徵斂不顧元元吏因割剝盜其大半遶方珍膳必登庖厨禽毛羽為玩飾買以供官十倍其價人愁不堪羅棄室宇自然蕭條跨於齊豫江淮入於襄鄧東周洛邑之地西秦隴山之右備偽交侵運賊充斥宮觀鞠為茂草鄉亭絕其烟火關中癘疫災旱傷稼代玉開永豐之粟以振飢人去倉數百里老幼雲集吏在倉殘官無依次成資發貨動移旬月雖復皇王撫運天祿有終而隋氏之亡亦由於此○馬遷為平準書班固述食貨志上下數千載捐益粗舉自此史官曾無概見夫厥初生人食貨為本聖王制禮井以業之通貨財以富之富而教之仁義以之興節而為盜刑罰不能止故為食貨志用編前書之末云

晉自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播南奔者並謂之僑人皆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往往舊居無有士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鳩鵲陳俚洞窟沐玉化者各隨輕重收其賸物以裨國用又顧外酋師因生口弱翠明珠犀象之饒雖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恒法定令列州郡縣創其任土所出以高徵賦其無實之人不樂州縣編戶者謂之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置推所輸終優於正課焉

魏自永安之後政道陵夷寇亂實繁農商失業官有征伐皆權調於人猶不足以相資奉乃令所在迭相糾發百姓愁怨尋而六鎮擾亂相率內徙寓食於齊齊之郊齊神武因之以成大業魏武西遷連年戰爭河洛之間又並空竭天平元年遷都於鄴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振貧人是時六坊之眾從武帝而西者

不能萬人餘皆北徙並給常廩春秋二時賜帛以供衣服之費常調之外運費給之處折糶糶粟以充國儲於諸州緣河津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漕運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鹽官以交鹽每歲夜錢軍國之資得以周贖自是之後倉廩充實雖有水旱凶饑之處皆仰開倉以賑之元象興和之中頗歲大積穀斛至九錢是時法網寬弛百姓多離舊居關於徭賦神武乃命孫騰高隆之分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各勒還本屬是復祖調之入有加焉及支襄嗣業倭景背叛河南之地困於兵革存而侯景亂梁乃命行臺李術略有淮南之地其新附州郡羈縻輕稅而已及文宣受禪多所創革六坊之內徙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皆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北與長城之役南有金陵之戰其後南征皆將頗歲陷沒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脩創臺殿所役甚廣而帝刑罰酷濫吏道因而成姦豪家兼井戶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墜者輸半麻租謂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勅之帝以為生事由是姦欺尤甚戶口祖調十七六七是時用度轉廣賜與無節乃減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康並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皆並不給幹以節國之費用焉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燕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范陽鹿鄉以處之百姓驚擾屬以頻歲不熟未獲墾耨吳廢帝乾明中南書左丞蘇珍之議修石壁等七歲收數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屢充足孝昭建中中楊暉建議關幽州舊元舊陳長城左右營七歲收糧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贖又於河內置懷表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至河清三年定令乃命人居十家為比隣五十家為閭里百家為族黨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為丁十六已上十七以下為中六十六已上為老十五已下為小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三十充兵六十免力復六十六退田免租調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為永田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四十畝四年又得丁給承

業二十畝為桑田土不宜桑者給床田如桑田法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支一年之糧遂當州穀價賤時料量割當年義租充入穀費下價雖之賤則運用所糶之物依價糶財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人農桑自春及秋男子十五已上皆布田畝桑蠶之月婦女子十五已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審邦教之優劣定履最之科品人而有牛無牛或有牛無力者須令相使皆得納糧使地無遺利人無遊手焉後周太祖作相創制六官裁師掌任土之法辨夫家田里之數會六畜車乘之指審賦役欲施之節制畿疆脩廣之域領施惠之要審牧產之政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已上宅五畝口九已上宅四畝口五已下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司賦掌功賦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與輕廢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絲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戶若艱凶札則不徵其賦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係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半年則一旬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其人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札又無力征掌鹽掌四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監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物地以出之四曰餉鹽於戎以取之凡監鹽形鹽每地為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司倉辨九穀之物以登國用國用足即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之秋徵之

開帝元年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即位復興入市之稅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為十二丁兵華嚴一月後建德二年改軍士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雜籍是復夏人半為兵矣

高祖登庸罷東京之役除入市之稅是時討遼王諱相次叛遂與師討官費鉅萬屢受譴又遷都發山東丁毀造宮室仍依周制復丁為十二番匠則六番及頒新令制人五家為保保首長保五為

開闢四為募皆有正額外置更正比閭正當長比族正以相檢察焉男女三歲已下為黃十歲已下為小
十七以下為中十八已上為丁丁從課役六十為老乃免自諸王已下至於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
者至一百頃少者至四十畝其丁男中男永業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桑其園宅率三口
給一畝奴婢則五口給一畝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絕麻土以布絹絕以足加繅三兩布以端
加麻三斤單才及僕隸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課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京官又給職
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每品以上五十畝為差至五品則為田三頃六品二頃五十畝其下每品以五十
畝為差至九品為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解田以供公用

開皇三年正月帝入新宮初令軍人以二十一歲丁減十二番每歲為二十日役減調絹一疋為二丈先
是尚依周末之弊官置酒坊收利鹽池鹽井皆禁百姓採用至是罷酒坊通鹽池鹽井與百姓共之遠近
大悅是時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軍旅數起轉輸勞弊帝乃令朔州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
以實塞下又於河西勒百姓立堡營田積穀京師常平監是時山東尚承齊俗機巧或偽避役情遊者
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詐老詐小規免租賦高租令州縣大索覈閭戶口不實者正長遠配而又開相斛之
科大功已下兼令折糴各為戶頭以防容隱於是討帳進四十四萬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萬一千五
百口高麗又以人間謀輸難有定分年常徵納除注恒多長吏肆情文帳出沒復無定簿乃為輸籍定樣
請徧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巡人各隨便近五黨三黨共為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從之自是好無
所容矣時百姓承平日久難敷遺水旱而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達于京師
相屬於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帝既躬履儉約六宮咸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弊者隨令稱用皆不改
作由是內外奉職府帑充實百官祿賜及賞功臣皆出於厚焉九年陳平帝親御朱雀門勞凱旋師因

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於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年又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防十一年江南又反越國公楊素討平之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亦莫不優隆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虛常出納虛常入略計去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於是乃史闕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賦軍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眾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寬鄉其年帝命諸州考便議之又令尚書以其事案問四方貢士竟無長策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扶鄉每丁繞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

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庫尚虛謀為水旱之備於是詔於蒲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韋瓌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砥柱之險運於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命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諸州水旱凶飢之處亦使開倉賑給五年長孫平奏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獲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米多於當社造倉害財之即妻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物使損敗若貯或不熟當任有飢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其後關中連年大旱而青允許漕粟陳仁德豫鄭洛伊頹等州大水百姓飢饉高祖乃命蘇威等分道開倉賑給又命司農丞王彥弘廣通之粟三百餘萬石以拯關中

開皇八年五月高祖奏諸州無謀劫處及課州管戶數少者官人權力來前已未恒出購進之州但列官

本為牧人役力理出所部請於所管戶內計戶徵稅帝從之先是京官及諸州並給公廩錢過易生利以給公用至十四年蘇孝慈等以為所在官司因循往昔以公廩錢物出舉興生唯利是求煩擾百姓敗損風俗莫斯之甚於是奏皆給地以營農過易取利一皆禁止十七年詔在京及在外諸司公廩在市過易及諸處興生並聽之唯禁出舉收利云

煬帝即位是時戶口益多府庫盈溢新置興洛及迴洛倉又於旱澗營顯仁宮苑園連接北至新安南及飛山西至涇池周圍數百里課天下諸州各貢草木花果奇禽異獸於其中開渠引穀洛水自苑西入而東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達于淮海謂之御河河畔築御道樹以柳又造龍舟鳳艫黃龍赤龍樓船艫舳舻諸水工謂之殿脚衣錦行勝執青絲纜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龍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船九品已上給黃艫舳舻相接二百餘里所經州縣並令供饌獻食豐饗者加官賞闕乏者隸至死又盛修車輿華絡旌旗羽儀之飾謀天下州縣凡骨角齒牙皮革毛羽可飾器用堪為寔貲者皆責為輸發倉卒朝命夕辦百姓求捕網罟徧野水陸禽獸殆盡猶不能給而買於豪富積之家其價騰踊是歲翟雉尾一直十練又以西域多諸寶物令製矩往張掖監諸商胡互市頃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蕃往來相繼所經州郡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明年帝北巡狩又興役百萬北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縣亘千餘里死者大半十二皇帝幸江都是時李暹據洛口倉聚粟百萬越王侗與段達等守東都東都城內糧盡布帛山積乃以絹為汲綆然布以齊代王諱與衝去守京師百姓飢饉亦不能救表師入長安發米粟倉以振之百姓方蘇息矣

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準錢一萬輸估四百八官賣者三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自分收四名為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為常以人競商販不為田業故使均輸益為懲勸難以

此為辭其寶劍在後制

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為貨武帝乃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如其文而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女錢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直百五銖五銖女錢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雜錢五銖對文等號輕重不一天子頻下用書非新鑄二種之錢並不許用而趨利之徒私用者甚多晉通中乃集造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為鐵賤易得並皆私鑄及大同已後所在鐵錢遂如丘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煮鐵不復計數而唯論質商旅奸詐因之以求利自破損以東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天子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為百云陳初承梁後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末又有兩柱錢及鴉眼錢于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鴉眼輕私家多鑄錢又開以錫鐵兼以粟帛為貨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一當鴉眼之十宣帝大建十一年又鑄太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還當一人皆不使

齊神武霸政之初承魏猶用永安五銖建鄴已復百姓私鑄遂各以為名有雍州者亦梁州生厚索錢言錢河陽生滋天柱赤索之稱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貿者皆以絹布神武帝乃收境內之銅及錢仍依舊文更鑄流之四境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奸偽競起文宣受禪除永安之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且製造甚精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私鑄鄴中用錢有赤熱青熱細眉亦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薄鉛錫之別青齊徐兗梁豫州門類各殊武平已後私鑄轉甚或以生鐵和銅至于齊亡卒不能禁復周之初尚用魏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乃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時梁益之境又雜用古錢交易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建德三年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收商估之利與布泉

錢並行四年又以邊境之上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關布泉之錢聽入而不聽出五年以布泉漸賤而人不用遂廢之至宣帝太康元年又鑄水通萬國錢以一當千與五行大布及五銖凡三品並用高祖既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是時錢既新出百姓或私有鉛鑄三年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為樣從關外來勒樣相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即壞以為銅入官詔行新錢已後前代舊錢有行五大布水通萬國及齊常平所在用以貿易不止四年詔仍依舊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祿然百姓習用既久高猶不絕五年詔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使之十年下惡錢之禁京師及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樣為准不中樣者不入於市○大業已後王綱弛紊巨姦大猾遂多私鑄錢轉忽初每千猶重二斤後漸輕至一斤或剪鐵條截皮翹紙以為錢相雜用之尤賤物貴以至於亡

刑法志

刑者制死生之命詳善惡之源剪亂誅暴禁人為非者也聖王仰視法星旁觀習坎彌縫五氣取則四時莫不先春風以播無復秋霜而動憲是以宣慈惠愛導其萌牙刑罰威怒隨其肅殺仁恩以為情性禮義以為綱紀養化以為首明刑以為助上有道刑之而無刑上無道殺之而不勝也記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人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人有避心而始乎勸善終乎禁暴以此字人必兼刑罰至於時逢交泰政稱忠厚美化與車軌攸同深仁與嘉祥聞出歲布平典年垂簡憲昭然如日月望之者不迷曠乎如大路行之者不惑刑者甲兵馬鈇鉞馬刀錐鑕鑿鞭扑及楚陳乎原野而肆諸市朝其所由來亦已久矣○若夫龍宮鳳紀之前結繩而不違不令而人畏五帝畫象殊其衣服三王四刑刻其膚體若重華之青吳肆赦文命之刑罰三千而都君郵刑尚奉唐克之德高密泣罪趙懷虞舜之心殷因以降去德滋遠

若對能遵成湯不造炮烙設刑兼禮守位依仁則西伯欲變化為田叟周王立三刺以不濫弘三宥以開物成康以四十二年之間刑厝不用兼風潛暢頌聲遐舉越裳重譯萬里來歸若乃魯接燕齊荆鄣鄒魯時之所尚資乎辨舌國之所恃不在威刑是以繞鼓夷菟宣尼致請既鑄刑辟叔向貽書夫勃辭之浸沾濡千里列國之政豈周之膏潤者歟○秦氏僻自西戎初平區夏投戈棄甲仰恩祈惠乃落嚴霜於政教揮流電於邦國棄灰偶語生慈怒於前毒網凝科害肌膚於後玄鉞肆於朝市詰服聽於路衢將聞有一劍之哀茅焦請列星之數漢高祖初以三章之約以慰秦人孝文躬親立默遂疎天網孝宣極機周密法理詳備選于定國為廷尉黃霸以為廷平每以季秋之後諸所請獄帝常幸宣室齋而決事明察平恕號為寬簡光武中興不移其慈是以二漢孝后罕聞殘酷魏武造易獄之科明皇施滅死之令中原凋弊吳蜀三分哀矜折獄亦所未暇晉氏平吳九州寧一乃命賈充大明刑憲內以平章百姓外以和暢萬邦定曰輕平稱為簡易是以宋齊方駕彌其餘軌若乃刑隨喜怒道峻正直布憲擬於秋荼設網踰於朝脛若隋高祖之揮刃無辜齊文宣之輕刀甯剄此所謂匹夫私鑿非關國典孔子曰刑亂及諸政政亂及諸身心之所詣刺善惡之本原也是以攝其遺事以至隋氏附于篇云

梁武帝承齊昏虐之餘刑政多弊既即位乃制權典依周漢舊事有罪者贖時欲議定律令得齊時舊郎蔡法度家傳律學云齊武時制定郎王植之集注舊律合為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餘事未施行其文殆滅法度能言之於是以為兼尚舊制定郎使植益植之舊本以為梁律天監二年四月癸卯法度表上新律又上令三十卷科三十卷帝乃以法度守廷尉詔班新律於天下三年武帝教睦九族優借朝士有犯罪者皆諷摩下屈法申之百姓有罪皆案之以法其緣坐則老幼不更一人亡逃則舉家贖作人既窮急奸宄益深後帝親謁南郊秣陵老人進帝曰陛下為法急於黎庶緩於權貴非長久之術誠能反是天

下幸其帝於是思有以寬之○帝悅意儒雅設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鞠獄留意好吏招權巧文弄
法貨賄成市多致枉濫大率二歲刑已上歲至五千人是時王侯子弟皆長而驕蹇不法武帝年老厭於
萬機又喜猜佛戎每斷重罪則終日弗憚由是王侯驕橫轉甚或白日殺人於都街却賊亡命咸於王宮
自匿簿暮塵起則剽掠行路謂之打稽武帝深知其弊而難於誅討及元帝即位懲前政之寬且帝素時
刻及周師至獄中死囚且數千人有司請皆釋之以充戰士帝不許並令棒殺之事未行而城陷陳氏承
梁季喪亂刑典疎闊及武帝即位思革其弊求得梁時明法吏令與刪定即范泉參定律令又教尚書保
射沈欽吏部尚書徐陵參知其事制律三十卷令科四十卷採酌前代條流冗雜綱目雖多博而非要其
制唯重清議禁錮之刑自餘篇目條綱輕重簡繁一用梁法

齊神武文襄並由魏相尚用舊法及文宣天保元年始命羣官刊定魏朝嚴趾格是時軍國多事政刑不
一次擬造罪單依律文相承謂之變法於是始命羣官議造齊律積年不成其決獄猶依魏舊是時刑政
尚新吏皆奉法自六年之後帝遂以功業自矜恣行酷暴昏狂黷營任情喜怒為大變長鋸判確之屬並
陳於庭意有不快則手自屠製武成即位河清三年尚書令趙郡王叡等奏上齊律十二篇大抵採魏晉
故事是後法令明審科條簡要又勅仕門之子弟常講習之齊人多曉法律蓋由此也其不可為定法者
別制雜令二卷與之並行後平秦王高歸彥謀反瀆有約罪律無正條於是遂有別條權格與律並行大
理明法上下比附欲出則附依輕議欲入則附從重法奸吏因之舞文出沒至於後主權幸用事有不附
之者陰中以法網紀紊亂卒至於亡

周文帝之有關中也霸業初基典章多闕大統元年命有司斟酌今古通變可以益時者為二十四條之
制奏之七年又下十二條制十年總帝命尚書蘇綽總三十六條更損益為五卷班於天下其後以河南

趙肅為廷尉卿撰定律律肅積思累年遂感心疾而死乃命司憲大夫託拔連掌之至保定三年三月庚子乃就謂之大律凡二十五篇大凡定法一千五百三十七條班之天下其大略滋章條流苛密比於齊法煩而不要

高祖既受周禪開皇元年乃詔高穎鄭譯楊素等更定新律奏上之帝又以律令初行人未知禁故犯法者眾又下吏承苛政之復務鍛鍊以致人罪乃詔申救四方敦理詞訟有枉屈縣不理者令以次經郡及州省仍不理乃詣闕申訴有所未愜聽撻登聞鼓有司錄狀奏之帝又每季親錄囚徒常以秋分及前省闕諸州申奏罪狀三年因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條以為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又教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千餘條定留唯五百條凡十二卷自是刑網簡要疎而不失於是置律博士弟子員斷決大獄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後依斷六年敕諸州長史已下行參軍已上並令習律集京之日試其通否○高祖性猜忌素不悅學既而任智而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視視內外有小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賊汙因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新十七年詔又以所在官人不相敬憚多自寬縱事雖克舉諸有殿失雖備科條或據律乃輕論情則重不即決罪無以懲肅其諸司屬官若有愆犯聽於律外斟酌決杖於是上下相驅進行播楚以殄暴為幹能以守法為懷弱帝意每常躁急而姦回不止京市白日公行掣盜人間強盜亦往往而有帝患之問羣臣斷禁之法楊素等未及言帝曰朕知之矣詔有能糾告者沒賊家產業以賞糾人時月之間內外盡息其後無賴之徒候富人子弟出路者而故遺物於其前偶拾取則擒以送官而取其賞大抵被陷者甚眾帝知之乃命盜一錢已上皆棄市行旅皆晏起晚宿天下慄慄焉此後又定制行署取一錢已上聞見不告言者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盜一槓桶三人同竊一瓜事發即時行決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

者邪但為狂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為停盜取一錢棄市之法○帝嘗發怒六月梓投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謀殺帝報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天道既於炎陽之時震其威怒我則天而行何不可湯帝即位以高祖禁網深刻又救修律令其實不異開皇舊制三年新律成凡五百條為十八篇詔施行之謂之大業律其五刑之內降從輕典者二百餘條其加杖決罰訊囚之制並較於舊是時百姓久厭嚴刻喜於刑寬後帝乃外征四夷內窮嗜欲賦滋繁有司守臨時迫脅於求濟事憲章返棄賄賂公行窮人無告聚為盜賊帝乃更立嚴刑救天下竊盜已上罪無輕重不待聞奏皆斬百姓轉相屠戮攻剽城邑誅罰不能禁九年又詔為盜者籍沒其家自是產賊大起郡縣官之又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矣及楊玄感反帝誅之罪及九族其尤重者行輾裂為首之刑或礮而射之命公卿以下皆戮其肉百姓怨嗟天下大潰

百官志

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既陳貴賤位矣是以聖人法乾坤以作則因卑高以垂教設官分職錫珪韞玉由近以制遠自中以統內外則公卿大夫士外則公侯伯子男咸所以協和萬邦平章百姓允釐庶績或叙彝倫其由來尚矣然古今異制文質殊途或以龍表官或以雲紀職故勛即分命四子重華乃夏重九官夏倍於虞殷倍於夏周盤二代沿革不同其道既文置官猶廣遠於戰國戎馬交馳雖時有變革然猶承周制秦始皇廢先王之典焚百家之言創立朝儀事不歸古始罷封侯之制立郡縣之官太尉主五兵丞相總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貳於相自秦漢職各有固存○漢高祖除暴寧亂輕刑約法而職官之制因於秦氏其間同異抑亦可知光武中興革違前緒唯廢丞相與御史大夫而以三公綜理衆務迨

於故世事歸置閣論道之官備員而已魏晉繼及大抵略同爰及宋齊亦無改作梁武受終多循齊舊然而定諸卿之位各配四時置或扶之官百有餘號陳氏繼梁不失舊物高齊創業亦遵後魏臺省位號與江左猶殊所有節文備詳於志有周制據關右石不暇給洵乎克清江漢爰議憲章酌鄭錫之遺文置六官以綜務詳其典制有可據焉高祖踐極百度伊始復廢周官還依漢魏唯以中書為內史侍中為納言自齊庶僚頗有損益煬帝嗣位意存稽古遂官分職率由舊章大業三年始行新令於時三川定鼎萬國朝宗衣冠文物足以壯觀觀而人以人從欲待下若響號今日改官名月易尋而南征不復朝廷播遷國籍注記多從散逸今之存錄者不能詳焉

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齊之舊有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將軍大司馬太尉司徒司空開府儀同三司等官

特進舊位從公武帝以鄧禹列侯就第特進奉朝請是特引見之稱無官定體於是革之

尚書掌出納王命敷奏萬機令總統之儀別副令又與尚書分領諸曹凡諸尚書文書諸中省者密事皆以掣憲監之封以左丞印自晉以後八座及郎中多不奏事天監元年詔曰自禮闈廢替歷茲永久郎署備員無取職事雖批文繁貴尚虛閑空有趨輝之名了無提蘭之實曹郎可依昔奏事自是始奏事矣中書省置監令各一人掌出內帝命侍郎四人功高者一人主省内事又有通事舍人主奉令史等員及置令史以承其事通事舍人備入直閣內梁用人殊重簡以才能不限資地多以他官兼領其兼除通事直日中書舍人

秘書省置監丞各一人郎四人掌圖之典籍圖書著作郎一人佐郎八人掌圖史集注起居著作郎謂之大著作梁初周捨裴子野皆以他官領之又周捨裴學士亦知史書佐郎為起家之選

御史臺梁國初建置大夫天監元年復曰中丞置一人掌督司百寮皇太子已下其在宮門行馬內違法者皆糾彈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

諸卿梁初猶依宋齊舊無卿名天監七年以太常為太常卿加置宗正卿以大司農為司農卿三卿是為春卿加置太府卿以少府為少府卿加置太僕卿三卿是為夏卿以衛尉為衛尉卿廷尉為廷尉卿將作大臣為大匠卿三卿是為秋卿以光祿勳為光祿卿大鴻臚為鴻臚卿都水使者為太舟卿三卿是為冬卿凡十二卿

陳承梁舊備其制官而又置相國位列丞相上并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並以為贈官定令尚書置五員郎二十一員其餘並遵梁制為十八班而官有清濁自十二班以上並詔授表啓不稱姓從十一班至九班禮數復為一等又流外有士班此是寒微士人為之從此班者方得進登第一班

後齊制官多備後魏置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師擬古上公非勳德崇者不居次有大司馬大將軍是為二大並典司武事次置大尉司徒司空是為三公

周太祖初據關內官名未改魏號及方隅粗定改創章程命尚書令盧辨遠師周之建職置三公三孤以為論道之官次置六卿以分司庶務○內命三公九命三孤八命六卿七命上大夫六命大夫五命下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外命諸公九命諸侯八命諸伯七命諸子六命諸男五命諸公之孤卿四命侯之孤卿公之大夫三命子男之孤卿侯伯之大夫公之上士再命子男之大夫公之中士侯伯之上士一命公之下士侯伯之中士下士子男之士不命制度既畢太祖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所設官名訖於周末多有改更並具虛傳不復重序云

高祖既受命改周之六官其所制名多依前代之法置三師三公及尚書門下內史秘書內侍等省御史

都水等臺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國子將作等寺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侯左
右領左右監門左右領軍等府分司統職焉

三師不主事不置府俸蓋與天子坐而論道者也三公參議國之大事依後齊置府係無其人則闕朝之
衆務總歸於臺閣

尚書省事與不總置今左右僕射各一人總吏部禮部兵部都察院吏工部等六曹事龍為八凡三十六
侍郎分司曹務直宿禁者如漢之制

地理志

自古聖王之受命也莫不體圖經野以為人極上應躔次下裂山河分疆畫界建都錫社是以放勳御歷
修職貢者九州文命會同執玉帛者萬國泊乎殷遷夏鼎周鼎殷命雖質文之用不同損益之途或革而
封楚之荆莽由舊章於是分土惟三列裔惟五千里以制畿甸凡服以別要荒十國為連連有帥倍連為
率卒有正皆所以式圖鴻基善屏王室興邦致化康俗庇人者歟周德既衰諸侯力政干戈日用戎馬
鄆魯滅於楚鄭滅於韓田氏篡齊六卿分晉其餘弒君亡國不得守其社稷者不可勝數逮於七雄競逐
二帝爭強疆場之事一披一此秦始皇據百二之巖險奮六世之餘烈力爭天下蠶食諸侯在位二十餘
年遂乃削平宇內德周氏之微弱恃起詐以為強屢事經典罷侯置守子弟無立錫之地功臣無尺土之
實身沒而區宇幅裂及子而社稷淪胥○漢高祖誕神武之宏圖掃清禍亂燭秦皇之失策封建王侯並
跨州連邑有踰古典而郡縣之制無改於秦逮於孝武務勦遠略南兼百越東定三韓通四管之險塗斷
匈奴之右臂雖聲教遠洎而人亦勞止昭宣之復罷職務農戶口既其滋多郡縣亦有增置至於平帝鄉
國一百有三戶一千二十三萬光武中興承王莽之餘弊兵戈不戢飢疫荐臻率土遺黎十纒一二乃併

省郿縣四百餘所明章之後漸至滋繁郿縣之數有加曩曰遠矣靈數盡三國爭強兵革屢興戶口減半有晉太康之後文軌方同大抵編戶二百六十餘萬尋而五胡逆亂二帝播遷東晉洎於宋齊僻陋江左符姚之與劉石竊據中原事跡糾紛難可具紀○梁武帝除暴寧亂奄有舊吳天監十年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一其後務恢境土頻事經略開拓闡越克復淮浦平俚洞破梓柯又以舊州選閱多有析置大同年中州一百七郡縣亦稱於此既而侯景構禍臺城淪陷墳籍散逸注記無遺郡縣戶口不能詳究逮於陳氏土宇日蹙西亡蜀漢北喪淮肥威力所加不出荆揚之域州有四十二郡唯一百九縣四百三十八戶六十萬後齊承魏末喪亂與周人抗衡雖開拓淮南而郡縣僻小天保之末總加併省洎乎國滅州九十有七郡一百六十縣一百六十五戶三百三萬周氏初有關中百度草創遂乃訓兵教戰務殺勸農南清江漢西兼巴蜀卒能以寡擊眾戡定強鄰及於東夏削平多有省廢大業二年通計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縣一千一百二十四高祖受終惟新朝政開皇三年遂廢諸郡洎於九載廓定江表尋以戶口滋多析置州縣煬帝嗣位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併省諸州尋即改州為郡乃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察五年平定吐谷渾更置四郡大凡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總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一頃其邑居道路山河溝洫沙磧鹹鹵丘陵阡陌皆不預焉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東南皆至於海西至旦未北至五原而隋氏之盛極於此也

周禮職方氏正西曰雍州上當天文自東井十度至柳八度為鶉首於辰在未得秦之分野考其舊俗尚史言之詳矣化於姬德則闢田而興讓習於秦弊則相播而反脣斯豈土壤之殊乎亦政教之移人也京兆王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淆華戎雜錯去農從商爭朝夕之利馮手為事觀錐刀之末貴者崇侈靡

賤者薄仁義豪強者縱橫貧窶者窶感此乃古今之所同焉○自京城至於外郡得漏網扶風是漢之三輔其風大抵與京師不異安定北地上郡隴西天水金城於古為六郡之地其人性猶質直然尚儉約習仁義勤於稼穡多畜牧無復寇盜矣平涼朔方鹽川靈武榆林五原地接邊荒多尚武節亦習俗然焉○河西諸郡其風頗同並有金方之氣矣

梁州於天官上應參之宿周時梁州以併雍部及漢又析置益州在高貢自漢川以下諸郡皆其封域漢中之人質朴無文不甚趨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漁雖蓬室柴門食必兼肉好祀鬼神尤多忌諱崇重道教猶有張魯之風焉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陸所湊貨殖所萃蓋一都之會也昔劉備資之以成三分之業自金行喪亂四海沸騰李氏據之於前燕氏依之於後當梁氏將亡武陵憑險而取敗後周之末王謙負固而速禍故孟門不祀古人所以誡焉其風俗大抵與漢中不別其人敏慧輕急觀多叢陋頗慕文學時有斐然多溺於逸樂少從宦之士人多工巧綾錦雕鏤之妙殆侔於上國貧家不務儲蓄富室專於趨利其處家室則女勤作業而士多自閑聚會宴飲尤足意錢之戲小人薄於情禮父子率多異居其邊野富人多規固山澤以財物雄役夷條故輕為奸盜權傾州縣此亦其舊俗乎

豫州於高貢為荊州之地其在天官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於辰在卯宋之分野屬豫州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鶉火於辰在午周之分野屬豫州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鶉火於辰在午周之分野屬三河則河南淮之星次亦豫州之域豫之言舒也言粟平和之氣性理安舒也洛陽得土之中賦貢所均故周公作洛此馬攸在其俗尚商賈機巧成俗故漢志云周人之夫巧偽趨利賤義貴財此亦自古然矣秦陽古之鄴地梁郡梁孝故都鄴僻傲蕩舊傳其俗今則好尚稼穡重於禮文其風皆變於古燕郡瀋陰襄城潁川汝南淮陽汝陰其風頗同南陽古帝鄉摯紳所出自三方鼎立地處邊疆戎馬所萃失其舊俗

士洛弘農本與三輔同俗自漢高發巴蜀之人定三秦遷巴之渠率七姓居於商洛之地由是風俗不改其壤其人自巴來者風俗猶同巴郡浙陽清陽亦頗同其俗云兗州於禹貢為瀛河之地其於天官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為壽星於辰在鄭之分野兗州蓋取沈水為名亦曰兗之為言端也言陽精端故其氣纖殺也東郡東平濟北武陽平原等郡得其地焉兼得鄒魯齊衛之交舊傳太公康叔之教亦有周孔遺風今此數郡其人尚多好儒學性質直懷義有古之風烈矣

冀州於古兗之都也舜分州為十二冀州析置幽并其於天文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屬冀州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新本屬幽州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為姬營屬并州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魏火屬三河則河內河東也准之星次本皆冀州之域帝居所在故其界尤大至夏廢幽并入焉得唐之舊矣信都清河河間博陵恒山趙郡武安冀國其俗頗同人性多敦厚務左農桑好尚儒學而傷於遲重前代稱冀幽之士鈍如椎蓋取此焉俗重氣俠好結朋黨故班志述其土風悲歌慷慨推剝掘冢亦自古之所患焉魏郡鄴都所在浮巧成俗雕刻之工特云精妙工女被服咸以奢麗相高其性所尚習得京洛之風矣汲郡河內得殷之故壤攷之舊說有紂之餘教汲又衛地習仲由之勇故漢之宮人得以便宜從事其多行殺戮本以此焉今風俗頗務皆向於禮矣長平上黨人多重農桑性尤朴直蓋少輕詐河東絳郡文城臨汾龍泉西河土地沃少瘠多是以傷於險毒其俗剛強亦風氣然乎太原山川重複實一都之本雖後齊則都人物殷阜然不甚機巧俗與上黨頗同人性勁悍習於戎馬離石鴈門馬邑定襄樓煩涿郡上谷燕陽北平安樂遼西皆連接邊郡習尚與太原同俗故自古言勇俠者皆推幽并云然涿郡太原自前代以來皆多文雅之士雖便曰邊郡然風教不為比也

周禮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在天官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玄枵於辰在子齊之分野吳札觀樂聞

齊之歌曰決決乎大風也哉國未可量也在漢之時俗彌侈秦號為冠帶衣履天下始太公以尊賢尚智為教故士庶傳習其風莫不矜於功名依於經術閭閻達多智志度舒緩其為失也夸奢朋黨言與行壞齊郡舊曰濟南其俗好教飾子女淫哇之音能使骨騰肉飛頓詭人目俗云齊倡本出此也祝阿縣俗賓婚大會餽餼雖置至於蒸膾嘗之而已多則謂之不敬共相譴責此其異也大抵數郡風俗與古不殊男子多務農桑崇尚學業其歸於儉約則頗變舊風東萊人尤朴魯故特少文義

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彭城魯郡琅琊東海下邳得其地焉在於天文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為降婁於辰在戌其在列國則楚宋及魯之交考其舊俗人頗勁悍輕剽其士子則挾任節義好尚賓遊此蓋楚之風焉大抵徐兗同俗故其餘諸郡皆得齊魯之所尚莫不賅尚賈務稼穡尊儒崇學得洙泗之俗焉

揚州於禹貢為淮海之地在天官自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吳越得其分野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魚與稻以漁獵為業雖無蓄積之資然亦無饑餓其俗信鬼神好淫祀江都弋陽淮南鍾離新蔡同安廬江歷陽人性並躁動風氣果決包藏禍害視死如歸自平陳之後其俗頗變尚淳質好儉約表紀婚姻率漸於禮其俗之弊者稍愈於古焉舟楫舊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販君子資於官祿市廛列肆將於二京人雜五方故俗頗相類京口東通吳會南接江湖西連都邑亦一都會也其人本並習戰號為天下精兵尚書荆及衡陽惟荆州上當天文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鶉首於辰在巳楚之分野其風俗物產頗同揚州其人率多勁悍決烈蓋亦天性然也○自晉氏南遷之後南郡襄陽皆為重鎮四方湊會故益多衣冠之結稍尚禮義經籍焉九江襟帶所在江夏竟陵安陸各置名州為藩鎮重寄人物乃與諸郡不同大抵荆州率峻見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為制九歌蓋由此也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士人迨至洞庭不見湖大船小莫得濟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爾鼓櫂爭歸競會亭上習以相

傳為競逐之戲其迅極齊馳權歌亂響喧振水陸觀者如雲諸郡幸然而南郡襄陽尤甚二郡又有牽鉤之戲云從講武所出楚將伐吳以為教戰流連不改習以相傳鉤初發動皆有鼓節摩諒歌謠振驚遠近俗云以此厭勝用叙置境其事亦傳於二郡梁簡文之臨雍郡發教禁之由是頓息

經籍志

經籍也者機神之妙者聖王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歲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涸焉其教有通其用無窮是仁義之陶鈞誠道德之素養也其為用大矣今之所以知古後之計以知今其斯之謂也是以大道方行俯龜象而設卦後聖有作仰鳥迹以成文書契已傳繩木索而不用史官既立經籍於是興焉夫經籍也者先聖據龍圖握鳳紀南面以垂天下者咸有史官以記言行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故曰君舉必書然勸斯在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類是也下逮殷周史官尤備記言書事唐虞開遠則周禮所稱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以詔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定世繫辨昭穆內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貳之外史掌王之八法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室此則天子之史凡有五焉諸侯亦各有國史分掌其職則春秋傳晉趙盾弑靈公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也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新崔杼弑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死者五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闕太史盡死執弱以往既開書矣乃還楚靈王與右尹子革語在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此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然則請侯史官亦非一人而已皆以記言書事太史總而裁之以成國家之典故得有所懲勸遺文可觀則左傳稱周志國語有鄭書之類是也暨夫周室道衰紀綱散亂國異政殊俗衰賤失實廢棄舊章孔丘以大聖之才當傾頤之運歎鳳鳥之不至惜將墜於斯文乃述易道而詩書修春

秋而正雅頌禮樂成得其所自哲人萎而微言絕七十子散而大義乖戰國縱橫真偽莫辨諸子之言紛然淆亂聖人之至德喪矣先王之要道已矣○陵夷踏殿以至於秦二政奮豺狼之心刻先代之迹焚詩書坑儒士以刀筆先為師制技書之令學者逃難窟伏山林或失本經口以律說漢氏誅除秦項未及下車先命叔孫通草擬跪之儀教擊柱之樂其後張倉定律曆陸賈撰新語惠帝除挾書之律儒者始以其業行於民間猶以去聖既遠經籍散逸簡札錯亂傳說訛繆遂使書分為二詩分為三論語有齊魯之珠春秋有數家之傳其餘互有踳駁不可勝言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廷閣廣內秘室之府司馬炎父子世居太史作史說一百三十篇蓋史官之舊也○至於孝成秘藏之考頗有亡散乃求遺書命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任宏校兵書尹咸校術數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就向撰撰為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誤叙而奏之向卒復哀帝使其子歆嗣父業歆遂總括羣屬撰其得要為七略一曰集略二曰六藝略三曰諸子略四曰詩賦略五曰兵書略六曰術數略七曰方技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九卷先武中興為好文雅明章繼執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笈自遠而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班固傳數等典字馬並係七略而為書部固又編之為漢藝文志董卓之亂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為帷裳兩京亂掃地皆盡魏氏代漢采摭遺亡藏在秘書中三閣漸廢始制中經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總括羣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景部有史記舊事皇覽漢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譜汲冢書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咸以縑素書用蠅頭小字書之凡有孔道東晉之初漸更鳩聚李充以勸修簿校之充遂經設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為次自爾因循無所變革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秘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

元徽元年秘書丞王儉又造目錄大凡一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二曰藝小學史
記雜傳三曰諸子志四曰古今諸子三曰文翰志四曰詩賦五曰軍書志六曰兵書五曰陰陽志七曰陰陽書六
曰術藝志七曰方技七曰圖譜志八曰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
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于首卷之中文義淺近末為典則齊永明中秘書丞王亮監謝朓又造四部
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二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祕閣經籍遺散梁初祕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
列藏東書華林園中總集釋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豫焉梁有祕書監任昉殷鈞四部目
錄又文德殿目錄其術數之書更為一部使奉朝請祖暉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錄普通中有處士阮孝
緒沈靜寡談篤好墳史博采宋齊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為七錄一曰經典錄二曰道
錄三曰佛錄四曰史傳三曰子兵錄五曰書兵書六曰文集錄七曰詩賦五曰技術錄八曰數術六曰佛錄七曰道
錄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剖析辭義淺薄不經梁武敷說詩書下化其上四境之內家有文史元帝克平
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于江陵大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郢城自焚之陳天嘉中又更鳩集考其
篇目遺闕尚多其中原則戰爭相尋干戈是務文教之盛符姚而已宋武入關收其圖書府藏所有總四
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後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經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書於齊祕府
之中稍以充實暨於余朱之亂散落人間後齊遷鄴顧更搜聚迄於天統武平校寫不報復周始基關
外遙強鄰戎馬生郊日不暇給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稍加增方盈萬卷周武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本
纔至五千隋開皇三年祕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于定本即歸主
於是民間異書往往聞出及乎陳已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太建時書紙墨不精書亦拙惡於是總集
編次存為古本召天下工書之士畫補杜頌等於祕書內補續殘缺為正副二本藏于宮中其餘以實秘

書內外之闕凡三萬餘卷煬帝即位秘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為三品上品紅瑠璃軸中品紺瑠璃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以來古迹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迹西曰寶藏藏古畫又於內道場集道佛經別撰目錄大唐武德五年克平偽鄭書收其圖書及古迹馬船行經底柱多被漂沒今考見存分為四部合條為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卷有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舊錄所取文義淺俗無益教理者並刪去之其舊錄所遺辭義可采者所弘益者咸附入之遠覽馬史班書近觀王阮志錄挹其風流體制削其浮雜鄙俚約文嗜義凡五十五篇名列本條之下以備經籍志雖未能研幾探源窮極幽隱庶乎弘道設教可以無遺闕焉夫仁義禮智所以治國也方技數術所以治身也諸子為經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為治之具也故列之於此志云

昔宓戲氏始畫八卦蓋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及乎三代定為三易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公又作爻辭孔子為彖象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而于夏為之傳及秦焚書周易獨以下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於漢初傳易者有田何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有東郡京房自云受於焦延壽別為京氏學後漢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並立而傳者甚眾漢初又有費氏之學行於人間而未得立後漢陳元鄒眾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為之傳以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為之注自是費氏大興高相氏遂衰梁丘施氏高氏亡於西京孟氏京氏有書無師梁陳鄭玄王弼二注列於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歸藏漢初已已業晉中經有之唯載卜筮不似聖人之旨以備殷易之缺

書之所與蓋與文字俱起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創其書者上自虞下至周為百篇編而

序之遺秦滅學至漢唯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授于東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曹參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為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蓋立此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初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較之得二十五篇其秦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闕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闕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為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郡尉韓朔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詠馬融作傳鄭玄亦為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命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兢與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秦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自餘所存無復師說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攷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詩者所以導達心靈歌詠情志者也上古人淳俗朴情志未感其尊尊於上臣卑於下而稱為謠目諫為誦故誦美譏惡以諷刺之初但歌詠而已後之君子因被管絃以存勸戒夏殷已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緒武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誦美盛德禮武相繼幽厲板蕩懲烈並與其從王澤竭而詩亡魯大師擊茨而錄之孔子刪詩上來商下取魯凡三百篇至秦獨以為誦誦不滅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詁詠是為魯詩齊人轅

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終于後漢三家並立漢初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為毛詩古學而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為之詠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訓益鄭眾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自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先王制其夫婦父子君臣上下親疎之節至于三代損益不同周衰諸侯僭恣其害已多被焚削自孔子時以不能具至秦而頓滅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煇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成儀之事而又得司馬遷其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乃為曲臺記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唯曹元傳慶氏以授其子爽然三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絕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為鄭氏學其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為註解今又別行而漢時有李氏得周官鬲官蓋周公野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服氏及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註漢初河間獻王又合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為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

記四十九篇凡三種唯鄭注立於國學其餘並多散亡又無師說

樂者先王所以致神祇和邦國諧萬姓安賓客悅遠人研從來久矣周人存六代之樂曰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其後衰微崩壞及秦而頓滅漢初制氏雖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通其義其後實公河間

王常山王張禹咸獻樂書魏晉已後雖加損益去正轉道事在聲樂志今錄其見書以補樂章之闕

春秋者魯史策書之名昔成周微弱典章淪廢魯以周公之故遭制尚存仲尼因其舊史裁而正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順或直書其事以示首惡故有求名而亡欲蓋而彰亂臣賊子於是大懼其所褒貶不可具書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左丘明恐失其真乃為之傳遭秦滅學口說尚存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史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史氏亡○初齊人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海蘇公蘇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與穀梁三家並立漢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說而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賈誼為訓詁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校經籍致而正之欲立於學諸儒莫應至建武中尚書令韓歆請立而未行時陳元最明左傳又上書訟之於是乃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遂罷然諸儒傳左氏者東水平中能為左氏者擢高第為講師其後賈逵服虔並為詠解至魏遂行於世晉時杜預又為經傳集解穀梁范甯註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穀梁學三傳通講而左氏唯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改公羊穀梁浸微

夫孝者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自天子達於庶人雖尊卑有差及乎行孝其義一也先王因之以治國家化天下故能不嚴而順不肅而成斯實生靈之至德王者之道孔子既叙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難散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枝流雖分本明於孝者也道秦焚書為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

賈出之凡十八章而江翁后蒼夏奉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闕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篇簡缺解又有衍出三章並前合為二十二章孔安國為之傳至劉向與校經籍以頗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為定鄭眾馬融並為之注又有鄭氏注相傳或云鄭立其立義與女兩注餘書不同故疑之漢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因序其得喪述其疏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禮誼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秘府又先無其書又云魏氏遷洛未達華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譯孝經之音教于國人謂之國語孝經

論語者孔子弟子所錄孔子既叙六經講於洙泗之上門徒三千達者七十其與夫子應答及私相講肄言合於道或書之於紳或事之無厭仲尼既沒遂緝而論之謂之論語漢初有齊魯之說張禹本授魯論就講齊論後遂合而致之刪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號張侯論當世重之周氏包氏為之章句馬融又為之詁又有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章句煩者與魯論不異唯分子張為二篇故有二十一為孔安國為之傳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為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為之注魏陳羣王肅固生烈皆為義說何晏又為集解是後諸儒多為之注齊論遂亡古論先無師說梁陳之時唯鄭玄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其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感於人間其孔叢家語並孔氏所傳仲尼之旨爾雅諸書解古今之意并五經總義附于此篇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然則聖人之受命也必因積德累業堂功厚利誠著天地澤被生人萬物之所歸往神明之所福饗則有天命之應盖龜龍負出於河洛以紀易代之徵其理幽昧究極神道究王忍其感人秘而不傳說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遠來世

其書出於前漢有河漢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并前合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候洛羅經五行傳詩推度災沓曆樞舍神務孝經句命決援神契雜讖等書漢代有郝氏袁氏說漢末郎中郝萌集尚緯讖雜占為五十篇謂之春秋災異宋均鄭玄並為讖律之注然其文辭淺俗顛倒舛謬不類聖人之旨相傳疑世人造為之後或者又加點竄非其實錄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尚緯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為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讖為說唯孔安國毛公王瓚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為扶安亂中庸之典故因漢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泰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當世之儒又非毀之泰不得行魏代王肅推引古學以難其義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至宋大明中始禁尚讖梁天監已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愈切煬帝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為史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祕府之內亦多散亡今錄其見存列於六經之下以備異說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謂書字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說者以為書之所起起自黃帝蒼頡比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故有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六義之別古者童子示而不誦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十歲入小學學書計二十而冠始習先王之道故能成其德而任事然自蒼頡訖于漢初書經五變一曰古文即蒼頡所作二曰大篆周宣王時史籀所作三曰小篆秦時李斯所作四曰隸書程邈所作五曰草書漢初作秦世既廢古文始用八體有大篆小篆刻符篆印書書畫及書隸書漢時以六體教學童有古文寄字篆書隸書繆篆籀篆并篆書楷書懸針垂露飛白等二十餘種之聲皆出於上六書因事生變也魏世又有八分書其字義訛讀有史籀扁蒼頡扁三蒼碑蒼廣蒼等

諸篇章詁說文字林音義聲韻體勢等書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意廣謂之婆羅門書與八體六文之義殊別今取以附體勢之下又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又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之本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於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大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秘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廢廢學造之司因用爲柱礎貞觀初秘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并秦帝刻石附于此篇以備小學

凡六藝經緯六百二十七部五千三百七十一卷

傳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古之君子多識而不窮蓄疑以待問學不踰等教不陵節言易而易曉師遠而功倍且畊且養三年而成一藝自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學者離群索居各爲其說至于戰國典文遺棄六經之儒不能究其宗旨多立小數一經至數百萬言致令學者難曉虛誦問答唇腐齒落而不知益且先王設教以防人欲必本于人事折之中道上天之命略而罕言方外之理固所未說至後漢好蓄識晉山重玄言穿鑿妄作日以滋生先王正典雜之以行妄大雅之論汨之以教誣陵夷至于近代去正轉疎無復師資之法學不心解專以浮華相尚豫造雜擬爲對遂有芟角反對互從等語翻競之說馳騁煩言以紊真叙說荒成俗而不知變此學者之蔽也班固列六藝爲九種或以緯書群合爲十種